

聊

齋

誌

異

序

誌而曰異與明與其不同於常也與

聖人曰君子以同而異何耶其

義廣矣夫矣夫聖人之言雖

多主於人事而吾謂三才之理亦

經之文諸聖之象可一以貫之

則謂異之為義即易之冒道無

不可也友人但知居仁由義克己

復禮且為善人君子矣而陟降而
在帝左右禱祝而感召風雷乃
近於巫祝之說者何耶神禹
創鑄九鼎而山海一經復垂萬
世豈上古聖人而喜語怪乎抑
爭子虛烏有之賦以預為子
道揚鑣者地乎後世拘墟之
士僕矐如豆一葉迷山目所不

見率以仲尼不語為辭不知
鷓鴣石墮是何人載筆尔
也倘概以左氏之誣蔽之無矣
掩耳者高語無雷矣引而伸
之即閻闔九天衣別萬國之句
深山窮谷中人亦以為欺我其
疑也余謂欲讀天下之奇書須
明天下之大術蓋以人倫大道

洪世者聖人之所以為不鐸也
然而天下有解人則解言孔子
之不語者皆是輔功令教化之
所不及而諾卑夷堅亦可與
六經同功焉非其人則雖日述
孔子之所常言而皆是似佐慝
如讀荀子之易見則以為儒辟
皆可周旋汪佛胙之往則以為

叛逆不妨共事不心請書黃塚
周官資魯已也彼拘墟之士
多矜者其言則未嘗不近於正
也一則程曰政教自堪治世因
果無乃渺茫乎曰是也然而
陰陽上帝幽有鬼神亦聖人
之言否乎彼蠢生覲面中生語
巫武照官中田野槐畔九也斧

錢嚴於王章多矣而世人往往
多疑者以報應之或與誠有
可疑即如聖門之士墮隼無
多德行四人二者天凶一厄健母
幾乎同於伯奇天道惜之一至
此乎是非遠潤三世不足消釋
羣憾釋迦馬麥袁盎人瘡世亦
安能知之故非天道憤之人自

憤之故也或再疑曰報應示戒可
矣妖邪不宜黜乎曰是也然而
天地大美無所不有古今變矣
未可舟膠人世不皆君子陰曹
反皆正人乎豈夏姬謝世便儕
共姜蔡公撒瑟可秦孤竹乎
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江河日下
人鬼頗同不則幽冥之中反是

聖蹟道場曰：唐虞三代有是
理乎？或又疑而且規之曰：世固
間有之矣。或亦不妨拉掌而竟
馳想天外，幻跡人區，無乃為齊
諧濫觴乎？曰：是也。然子長列傳
不歎滑稽，危言寓言，蒙莊噉炙，
且二十一史果皆實錄乎？仙人之
議李郭也，固有遺憾久矣。而

况勅宰文心筆補造化不止坐
花且全煉石佳狐雀鬼之奇俊
也降福既以孔皆敦倫更復無
數人中大隕猶有愧焉是在解
人不為法縛不死白下可也夫
中即帳座應饒子家之異味
鄰侯架上何須鬼母之常注
願為婁婁執林者職調人之役

爲古人著書其正也則以天帝
民彙爲則使天下之人聽一事
如聞雷霆奉一言如親日月外
此而書或奇也則新鬼故鬼魯
廟依稀內蛇外蛇鄭白躑躅非
畫矯誣也倘畫以不語二字奉爲
金科則洋實商羊羴羊楷矢
但當搖首向目而謝之足矣然

乎否耶吾願讀書之士攬此奇
文須深慧業眼光如電牆壁皆
通能知作者之意並能知聖人
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語之故則
六經之象三才之統諸聖之衡
一貫之異而同者忘其異為
可矣不然癡人每苦情深入耳
便多儒首一字視私心月之精

靈丹之三至夢渺牡丹之亭下
依檀板動而忽來桃菊遺而
不忒君將為翹翹曾丘生僕何
辭齊諧魯仲連乎

康熙己未春日穀且紫霞道人高珩題

序

諺有之云見索駝謂馬腫背此
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夫人於目
所見者為有所不見者為無曰
此其常也倏有而倏無則恠之
至於草木之榮落昆虫之變化
倏有倏無又不之恠而獨於神
龍則恠之彼萬竅之刀刀百川

之活上無所持之而動無所激
之而鳴豈非恠乎又習而安焉
獨至於鬼狐則怪之至於人則
又不恠夫人則亦誰持之而動
誰激之而鳴者乎莫不曰我實
為之夫我之所以為我者目能
視而不能視其所以眎耳能聞
而不能聞其所以聞而况於見

聞所不及者乎夫見聞所及以
為有所不及以為無其為見聞
也幾何矣人之言曰有形者
有物者而不知有以無形為
形無物為物者夫無形無物則
可目窮矣而不可謂之無也有
見蚊睫者有覓泰山者有聞蟻
聞者有不聞雷鳴者見聞之不

同者聾聵未可妄論也自小儒
為人死如風火散之說而原始
要終之道不明於天下於是所
見者愈少所恠者愈多而馬腫
背之說昌行於天下無可如何
輒以孔子不語之辭了之而齊
諧誌恠虞初記異之編疑信之
者恭半矣不知孔子所不語者

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聞者耳
而謂春秋書刑袂恠哉留仙蒲
子幼而穎異長而特達下筆風
起雲湧能為記載之言於制藝
舉業之暇凡所見聞輒為筆記
大要皆鬼狐恠異之事向得其
一卷輒為人取去今再得其一
卷閱之凡為余所習知者十之

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見
而與夏虫語冰也予謂事無論
常恆但以有害於人者為妖故
日蝕星隕鸛飛鵠巢石言龍鬪
不可謂異惟土木甲兵之不時
與亂臣賊子乃為妖異耳今觀
留仙所著其論斷大義皆本於
賞善罰淫與安義命之旨足以

開物而成務正如揚雲法言桓
譚謂其必傳矣

康熙壬戌仲秋既望豹嵒樵史
唐夢賚題

自序

披蘿帶蕩三閭民感而為騷牛
鬼虵神長不郎吟而成癖自鳴
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吳松落
落秋螢之火魑魅爭光逐逐野
馬之塵魍魎見笑于子竇雅
凌狡神情額黃州喜人談鬼聞
則命筆遂以茂篇久之四方尚

人又以鄙苟相寄因亦物以好
駟所積益夥甚春人非此外事
或哥于斷鼓之鄉曉在眼前怪
有過于飛頭之國迷飛逸興狂
固難辭永託曠懷藏且不諱屢
如之人得勿向戎胡盧耶然五
父澗頭或涉濫聽而三生石上
頓悟前因放縱之言有未可察

以人癘者松懸孤時先大人夢
一病瘡瞿曇袒入室藥膏如
錢圓粘乳際容而松生果符墨
誌且廿少羸多病長命不猶門
庭以棲窳則冷淡如僧筆墨之
耕耘則蕭條似鉢每撈頭自念
勿亦面壁人果吾前身耶蓋有
漏根因未結入天之果而隨風

蕩蹟竟成藩溷以蒼茫茫六道
何可謂無其理哉獨是子也
熒熒昏欲蕊蕭齋瑟瑟案冷疑
久集腋為裘安緒幽冥之錄浮
白載筆僅成孤憤以書寄托如
此亦足悲矣嗟予驚霜寒雀把
盞乘溫弔月秋蟲隈欄自製料
我者其在青林黑壑聞乎

柳泉自題

題辭

姑妄言之姑聽之
豆棚瓜架而如絲料
應厭作人間語
愛聽秋墳鬼唱時

漁洋老人題

冥搜鎮日一編中
多少幽魂既夢通
五夜燃犀探秘錄
十年縱博借神叢
董狐豈獨人倫鑑
于寶真傳造化功
常笑阮家無鬼論
愁雲颯々起悲風

虛家冥會自依稀
金盞千年有是非
莫向酉陽稱雜俎
還從禹穴問靈威
臨風木葉山魃下
研露空庭獨宦飛
君自閒人堪說鬼
季龍颺鳥日相依

擲管蕭七冷月斜漆燈射影走金蛇
蟬環洞裏傳千載嵩岳雲中迸九華
但使後庭歌玉樹無勞前席問長沙
莊周漫說徐無鬼惠子書成已漚車

戊子崑崙外史張篤慶題

冥搜研北隱牆東腹笥言泉試不窮
秋樹根傍一披讀燈昏風急雨濛濛

香菊結就新亭小睡覺桐陰一丈伸
君試妄言余妄聽不妨孤窟號詩人

摺箋成編載一車詎諧玩世意何如山
精野鬼絲絲是不見先生誌異書

丙戌橡村居士題于濟上

埋頭學教化人祛，掌落文園賦子虛。
忽地籟從天際發，披襟快讀帳中書。

于寶當年鬼董孤，巢居穴處總模糊。
而今重煉溫嶠犀牛把

鬼蛇神果有無

一生遭盡柳榆笑，伸手還生五色煙。
但學青牛真秘訣，不須更問野狐禪。

眼界從教大地寬，柳媒洞裏見青天。
寶生前席還應接，翻盡人間括異編。

乾隆辛未九秋線塘漁人題

莊語難諧世排殘編搜神博物談仙說鬼一盃客
燈紗雨夜風擾寤寤儺破紙彷彿聽楓根端珮石
上三生夢垂夢儘且纏一海春蠶死勸破者唯
君耳 寓言九逢場戲毒劑函淋漓載筆
吾家良史鬼唱狐鳴並亂賦不止槐安穴蟻真
面目誰非誰是我形來風天外去者鷄豕得失
存如世須記取家莊子 寄詞負胡涼

平原董元度寄廬氏題

聊齋誌異目次

般陽蒲松齡柳泉

第一卷

考城隍

耳中人

尸變

噴水

瞳人語

画壁

山魈

咬鬼

捉狐

菽中怪

宅妖

王六郎

偷桃

種梨

勞山道士

長清僧

蛇人

斫蟒

犬奸

雹神

狐嫁女

媯娜

僧孽

妖術

野狗

三生

狐入瓶

鬼哭

真定女

焦螟

蔡生

四十千

成仙

新郎

靈官

王蘭

鷹虎神

王成

青鳳

西皮

賈光

蛇癖

第三卷

金世成

董生

乾石

廟鬼

陸判

嬰寧

蕭小猜

義乳

地震

海公子

丁前溪

張老相公

水莽草

造畜

鳳陽士人

耿十八

珠兒

小官人

胡四姐

祝翁

豬婆龍

某公

快刀

俠女

酒友

蓮香

阿寶

九山王

遵化署狐

張誠

汾州狐

巧娘

吳令

口技

狐聯

灘水狐

紅玉

龍

林四娘

第三卷

江中

魯公女

道士

胡氏

戲術

丐僧

伏狐

蟄龍

蘓仙

李伯言

黃九郎

金陵女子

湯公

閻羅

連瑣

單道士

白于玉

夜叉國

小髻

西僧

老鬻

連城

霍生

汪士秀

商三官

于江

小二

庚娘

官夢瑯

鴟鴞

割海石

諭鬼

泥鬼

夢別

犬燈

番僧

狐妻

雷曹

賭符

阿霞

李司鑑

五殺大夫

毛狐

翻口

黑獸

第四卷

余德

楊千總

瓜異

青梅

羅刹海市 田七郎 產龍 保住

公孫九娘 從織 柳秀才 水灾

諸城某甲 庫官 鄧都御史 龍無目

狐諧 雨錢 妾杖擊賊 秀才驅妖

姊妹易嫁 續黃梁 龍取水 小獵犬

碁鬼 辛十四娘 白蓮教 雙燈

捉鬼射狐 塞憤債 頭滾 鬼作筵

胡相公 念秧 蚌曲 鼠戲

泥書生 土地夫人 寒月芙蕖 酒狂

第五卷

陽武侯

趙城虎

螳螂捕蚊

武技

小人

秦生

碼頭

酒虫

木雕人

封三娘

狐夢

布客

農人

章阿端

餽能媪

金永年

花姑子

武孝廉

西湖主

孝子

獅子

閻王

土偶

長治女子

義犬

鄱陽神

伍秋月

蓮花公主

綠衣女

黎氏

荷花三娘子

馮鴨

柳氏子

上仙

猴靜山

錢流

郭生

金生色

彭海秋

堪輿

竇氏

梁彥

龍肉

第六卷

潞令

馬介甫

魁星

庫將軍

絳妃

河間生

雲翠仙

跳神

鈇布衫法

大力將軍

白蓮教

顏氏

杜翁

小謝

縵鬼

吳門画工

林氏

胡大姑

細侯

狼

美人首

劉亮采

蕙芳

山神

蕭七

亂離

蔡蛇

雷公

菱菖

餓鬼

考弊司

閻羅

大人

向杲

董公子

周三

鶴異

聶政

冷生

孤總姪

山市

江城

孫生

八大王

戲繼

第七卷

羅祖

劉姓

卞九娘

鞏仙

二商

沂水秀才

梅女

郭秀才

死僧

阿英

橘樹

赤字

牛成章

青娥

鏡聽

牛瘡

金姑夫

梓潼令

鬼津

仙人島

閻羅堂

顏道人

胡四娘

僧術

祿數

柳生

冤獄

鬼令

甄后

官娘

阿繡

楊疤眼

小翠

金和尚

龍馱珠

商婦

閻羅宴

役鬼

細柳

第八卷

画馬

局詐

放蝶

男生子

鍾生

鬼妻

黃將軍

三朝元老

醫術

藏蟲

夢狼

夜明

夏雪

化男

禽俠

鴻

象

負尸

紫花和尚

周克昌

嫦娥

鞠樂如

褚生

盜戶

某乙

霍女

司文郎

醜狐

呂無病

錢卜巫

姚安

采薇翁

崔猛

詩叢

鹿啣草

小棺

邢子儀

李生

陸押官

蔣太史

邵士梅

顧生

陳錫九

第九卷

印臨淄

于去惡

狂生

徵俗

鳳仙

佟客

遼陽軍

張貢士

愛奴

單父宰

孫必振

邑人

元寶

研石

武夷

大鼠

張不量

牧豎

富翁

王司馬

岳神

小梅

藥僧

于中丞

皂隸

續女

紅毛毡

抽腸

張鴻漸

太醫

牛飛

王子安

刁姓

農婦

金陵乙

郭安

折獄

義犬

楊大洪

查牙山洞

安期島

沅俗

雲蘿公主

鳥語

天宮

喬女

蛤

劉夫人

陵縣狐

第十卷

王貨郎

罷龍

真生

布商

彭二掙

何仙

神女

湘裙

三生

長亭

席方平

素秋

賈奉雉

懸脂

阿纖

瑞雲

仇大娘

曹操塚

龍飛相公

珊瑚

五通

申氏

恒娘

葛巾

第十一卷

馮木匠

黃英

書痴

齊天大聖

青蛙神

任秀

晚霞

白秋練

王者

某甲

衢州三恠

拆樓人

大蝎

陳雲棲

司札吏

蚰蜒

司剖

黑鬼

織成

竹青

段氏

狐女

張氏婦

于子游

男妾

汪可受

牛犢

王大

樂仲

香玉

三仙

鬼隸

王十

大男

外國人

韋公子

石清虛

曾友于

嘉平公子

二班

車夫

孔仙

苗生

蝎客

杜小雷

毛大福

電神

李八缸

老龍船戶

青城婦

鴉鳥

古瓶

元少先生

薛慰娘

田子成

王桂庵

寄生附

周生

褚遂良

劉全

土化兔

烏使

姬生

果報

公孫夏

韓方

紉針

桓侯

粉蝶

李檀斯

錦瑟

太原獄

新鄭訟

李象先

房文淑

秦檜

浙東生

博興女

一員官

聊齋誌異卷一

船隱菴松齡柳泉甫著

○考城隍

宋公諱勳，邑庠生。一日病卧，見吏人持牒牽白顛馬來云：請赴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病乘馬，去路甚生疎，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時入府廨，宮室壯麗，上坐十餘官，都不知何人。惟閔壯繆可識，簷下設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與連肩。几上各有筆札，俄題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無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

雖。惡。不。罰。諸。神。傳。贊。不。已。召。公。上。諭。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稱。其。職。公。方。悟。頓。首。泣。曰。辱。膺。寵。命。何。敢。多。辭。但。老。母。七。旬。奉。養。無。人。請。得。終。其。天。年。惟。聽。錄。用。上。一。帝。王。者。像。即。命。稽。母。壽。籍。有。長。鬚。吏。捧。冊。翻。閱。一。過。白。有。陽。筭。九。年。共。籌。躋。間。帝。曰。不。妨。令。張。生。攝。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謂。公。應。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給。假。九。年。及。期。當。復。相。召。又。勉。勵。秀。才。數。語。二。公。稽。首。並。下。秀。才。握。手。送。諸。郊。野。自。言。長。山。張。某。以。詩。贈。別。都。忘。其。詞。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無。端。無。燈。夜。自。明。之。句。公。既。騎。乃。別。而。去。及。抵。里。豁。若。夢。悟。時。卒。已。三。日。母。聞。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語。問。之。長。山。

果有張生於是日死矣。後九年母果卒。營葬既畢。浣濯入室而沒。其岳家居城中西門裡。忽見公鏤膺朱轡。與馬甚衆。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驚疑。不知其為神。奔詢鄉中。則已歿矣。公有自記小傳。惜亂後無存。此其畧耳。

耳中人

譚晉玄。邑諸生也。篤信導引之術。寒暑不輟。行之數月。若有所得。一日方趺坐。聞耳中小語如蠅。曰。可以見矣。開目。即不復聞。合眸定息。又聞如故。謂是丹將成。竊喜。自是每坐輒聞。因俟其再言。當應以規之。一日又言。乃微應曰。可以見矣。俄覺耳中習習。然似有物出。微視之。小人長三

寸許，貌猙獰，惡如夜叉，狀旋轉地上，心竅異之，姑凝神以觀。其變忽有鄰人假物扣門而呼，小人聞之意張皇，遽至而轉如岸失窟，譚覺神魂俱失，復不知小人何所之矣。遂得顛疾，號叫不休，醫藥半年始漸愈。

尸變

陽信某翁者，邑之蔡店人，村去城五六里。父子設賭路店，宿行商，有車夫數人往來負販，輒寓其家。一日昏暮，四人偕來，望門投止，則翁家客宿即滿，四人計無復之，堅請客納。翁沉吟思得一所，似恐不當，客意客言但求一席，厦宇更不敢有所擇。時翁有子婦新死，停尸室中，子出購材木。

未歸翁以靈所室寐遂穿衢導客往入其廬灯昏案上
案後有搭帳衣紙衾覆逝者又觀寢所則複室中有
連榻四客奔波頗困甫就枕鼻息漸粗惟一客尚朦朧
忽聞牀上察有聲急開目則靈前灯火始視甚了女
尸已揭衾起俄而下漸入臥室面淡金色生絹抹額俯
近榻前徧吹卧客者三客大惧恐將及已潛引被覆首
閉息忍咽以聽之未幾女果來吹之如諸客覺出房去
即聞紙衾聲出首微窺見僵卧猶初矣客惧甚不敢作聲
陰以足踏諸客而諸客絕無少動顧念無計不如着衣
以窺絕起振衣而察亡之聲又作客惧復伏縮首衾中

覺女復來連續吹數、始去。少間聞靈球作响。知其復卧。乃從被底漸、出手得袴。遽就着之。白足奔出。尸亦起。似將逐客。比其離幃而客已拔關出矣。尸馳從之。客且奔且號。村中人無有警者。欲扣主人之門。又恐遲為所及。遂望邑城路極力竄去。至東郊。瞥見蘭若。聞木魚聲。乃急趨山門。道人訝其非常。又不即納。旋踵尸已至。去身盈尺。客窘益甚。門外有白楊圍四五尺許。因以樹自障。彼右則左之。彼左則右之。尸益怒。然各寢倦矣。尸頓立。客汗促氣逆。庇樹間。尸暴起。伸兩臂。隔樹探撲之。客驚仆。尸捉之不得。抱樹而僵。道人竊聽。良久無聲。始漸出。見客卧地上。燭之死。

然心下絲絲有動氣負入終夜始甦飲以湯水而問之
客具以狀對時晨鐘已盡曉色迷濛道人覬樹上果見
僵女大駭報邑宰親詣質驗使人拔女手宰不可開
審諦之則左右四指並捲如鉤入木沒甲又數人力拔
乃得下視指穴如鑿孔然遣役探翁家則以尸止客號
紛正諱殺告之故翁乃從往昇尸婦客泣告宰曰身四
人出今一人歸此情何以信鄉里宰與之牒齎送以歸

噴水

萊陽宋王叔先生為部曹時所僦第甚荒落一夜二婢奉
太夫人宿廳上聞院內撲撲有聲如縫工之噴水者太

夫人促婢起穴窺視見一老嫗身駝背白髮如帚冠一
髻長二尺許周院環走踈急作竊行且噴水出不窮婢
愕返白太夫人亦驚起兩婢扶窓下衆觀之嫗忽逼窓
直噴榻內窓紙破裂三人俱仆而家人不之知也東曦既
上家人畢集叩門不應方駭僮扉入見一主二婢駢死
一室一婢膈下猶溫扶灌之移時而醒乃述所見先生
至哀憤欲死細窮沒處掘深三尺許餘漸露白髮又
掘之得尸如所見狀面肥腫如生合擊之骨肉皆爛
皮內盡清水

王阮亭云玉叔襁褓失恃此事屬傳聞之說

○ 瞳人語

長安士方棟，頗有才名，而佻脫不持儀節。每陌上見遊女，輒輕薄尾綴之。清明前一日，偶步郊郭，見一小車，朱第繡幃，青衣數輩，款段以從。內一婢乘小駟，容光絕美，稍近視之，見車幔洞開，內坐二八女郎，紅妝艷麗。尤生平所未睹，目炫神奪，瞻戀弗舍。或先或後，馳數里，忽聞女郎呼婢。近車側曰：「為我垂簾下，何處風狂？」即頻來窺瞻。婢乃下簾。怒頰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婦歸寧，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觀言已，掬轍土颺生。」眯目不可開。緣一拭視，而車馬已渺，驚疑而返。覺目終不快，倩人啓驗，撥視。

則睛上生小翳，經宿益劇，汨蘇_上不得止。翳漸大，數日厚如錢，右睛起旋螺，百藥無効，懊悶欲絕，頗思自懺悔，聞光明經能解厄，持一卷，沈人教誦，初猶煩燥，久漸自安，旦晚無事，惟跌坐捻珠，持之一年，萬緣俱淨，忽聞左目中，小語如蠅，曰：黑漆似，耐耐殺人。右目中應曰：可同小遨遊，出此悶氣，漸覺兩鼻中，蠕_上作癢，似有物出，離孔而去，久之迺返，復自鼻入，眶中，又言曰：許時不窺園亭，珍珠蘭遽枯，瘡死。生素喜香蘭，園中多種植，日常自灌溉，自失明，久置不問，忽聞此言，遽問妻：蘭花何使憔悴死？妻詰其所自知，因告之故，妻趨驗之，花果稿矣，大異之，靜匿房中，以俟之，見

有小人自生鼻內出，大不及豆，營口然竟出門去。漸遠，遂迷所在。俄連臂歸，飛上面，如蜂螳之投穴者。如此二三，小又聞左言曰：「墜道迂，還往甚非所便，不如自啓門。」右應曰：「我墜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試闢得與，而俱遂覺左眶內，隱似抓裂，少頃開視，豁見几物，喜告妻。妻審之，則脂膜破，小竅黑睛突上，繞如劈枿，越一宿，障盡消，細視竟重瞳也。但左目旋螺如故，乃知兩瞳人合居一眶矣。生雖一目眇，而較之双目者，殊便了。由是益自檢束，鄉中稱盛德焉。」

異史氏曰：鄉有士人，偕二友於途，遙見少婦控驢。

出其前戲而吟曰有美人兮。願二友曰。驅之相與笑。
騷俄追及。乃其子婦。心報氣喪。默不復語。友偽為不
知也。者。誣陷殊。士人怛怩。吃。而言曰。此長男婦
也。各隱笑而罷。輕薄者往。自悔。良可笑也。至于瞽
目失明。又鬼神之慘報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豈
菩薩現身耶。然小即君生闢門戶。鬼神雖惡。亦何
嘗不誅人自新哉。

○○畫壁

江西孟龍潭，與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蘭若殿，宇禪舍，俱不甚弘敞，惟一老僧挂搭其中，見客入，甫衣出，迓導，與隨喜殿中塑誌公像，兩壁畫繪精妙，人物如生，東壁面散花天女，內一鬚髻者，拈花微笑，櫻唇欲動，眼波將流，朱注目久，不覺神搖目奪，恍然凝思，身忽飄飄，如駕雲霧，已到壁上，見殿閣重，非復人世，一老僧說法座上，偏袒繞視者甚衆，朱亦雜立其中，少間，似有人暗牽其裾，回顧則垂髻兒，輾然竟去，履即從之，過曲欄，入一小舍，朱次且不敢前，女回首，搖手中花，遙作招狀，乃趨之，舍

內寂無人。遽擁之。亦不甚拒。遂與狎好。既而閉戶去。囑勿咳。夜乃復至。如此二日。女伴共覺之。共搜得生。戲謂女曰。腹內小。即已許大。尚髮蓬。學處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鬢。女含羞不語。一女曰。妹。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惟。羣笑而去。生視女。髻雲高簇。鬟鳳低垂。比垂髫時尤艷絕也。四顧無人。漸入猥褻。蘭麝薰心。樂方未艾。忽聞吉莫靴鏗。甚厲。縲鎖鏘然。旋有祕嵩騰辨之聲。女驚起。與生竊窺。則見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縮頸擊楹。衆女環繞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即共出首。勿貽伊戚。又同聲言無。使者反身鶚顧。

似將搜匿。女大惧。面如死灰。張皇謂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啓壁上小扉。猝遁去。朱伏不敢少息。俄聞靴聲至房內。復出。未幾。煩喧漸遠。心稍安。然戶外輒有往來語論者。朱弱踏既久。覺耳際蟬鳴。目中火出。景狀殆不可忍。惟靜聽以待。女歸。竟不復憶身之何自來也。時孟龍潭在殿中。轉瞬不見朱。疑以問僧。笑曰。往聽說法去矣。問何處。曰。不遠。少時以指彈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遊不歸。旋見壁間画有朱像。傾耳佇立。若有聽察。僧又呼曰。遊侶久待矣。遂飄忽自壁而下。仄心木立。目瞪足爽。孟大駭。從容問之。蓋方伏榻下。聞扣聲如雷。故出房窺。

聽也。共視拈花人，螺髻翹然，不復垂髻矣。朱鷲拜老僧，而問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眞道何能解。朱氣結而不揚，孟心駭嘆而無主。即起歷階而出。

山魃

孫太白嘗言其曾祖肄業於南山柳溝寺。麥秋旋里，經旬始返，啓齋門，則案上塵生，窓間絃滿，命僕糞除。至晚始覺清爽可坐，乃拂榻陳卧具，高扉就枕。月色已滿窓矣，驟轉移時，萬籟俱寂，忽聞風聲，陸、山門忽然作响，竊謂寺僧失高注念間，風聲漸近，居虛敞而房門闔矣。大疑之，思未定，聲已入屋，又有靴聲，鏗、然，漸傍寢。

門心始怖。俄而寢門闢矣。急視之。一大鬼鞠躬塞入。突
立榻前。殆與樛齋而似。老鴉皮色。目光睒閃。繞室四顧。
張巨口如盆。齒踈々長三寸許。舌動啞鳴。呵喇之聲。响
連四壁。公惧極。又念咫尺之地。勢無所逃。不如因而刺之。
乃陰抽枕下佩刀。遽拔而斫之中腹。作石在聲。鬼大怒。
伸巨爪攫公公。少縮。鬼攫得衾。猝之。忽々而去。公墮囊墮。
伏地號呼。家人持火奔集。則門閉如故。排窻入。見公狀大
醜。扶曳登床。始言其故。共驗之。則衾夾於寢門之隙。啟
扉驗檢始。見有爪痕如箕。五指著處皆穿。既明。不敢
復留。負笈而歸。後問僧人。無復他異。

咬鬼

沈麟生云其友某翁者夏月晝寢朦朧間見一女子蹇蹇入以白布裹首縲服麻裙向內室去疑鄰婦訪內人者又轉念何遽以凶服入人家正自皇惑女子已出細審之年可三十餘顏色黃腫眉目蹙然神情可畏又逡巡不去漸逼近榻遂偽睡以觀其變無何女子攝衣登床壓腹上覺如百鈞重心雖了了而舉其手如縛舉其足如痿也急欲號救而苦不能聲女子以喙咬翁面額鼻眉額殆徧覺喙冷如冰氣寒透骨翁窘急中思得計待嗅至脣頰當即因而嚙之未幾果及頤翁棄勢力斃其額齒

沒於肉。女負痛身離，且掙且啼。翁斲益力，但覺血液交風，
激流枕畔，相持正苦。庭外忽聞夫人聲，急呼有鬼。一縷頰
而女子已飄忽遁去。夫人奔入，無所見，笑其魔夢之誣。
翁述其異，且言有血証焉。相與檢視，如屋漏之水流，沃枕
席，伏而嗅之，腥臭異常。翁乃大吐，過數日，口中尚有餘
臭云。

捉狐

孫翁素有胆，一日晝卧，彷彿有物登床，遂覺身搖，如
駕雲霧，竊意無乃壓狐耶？微窺之物，如貓黃毛而碧，嘖
自足邊來，蠕伏行，如恐翁寤，逡巡附體，着足一痒，着

股上突甫及腹，箭驟起，按而捉之，握其項，物鳴急，莫能脫。翁亟呼夫人，以帶繫其腰，乃執帶之兩端，笑曰：「聞善化，今注目在此，看作如何化法。」言次，物忽縮，其腹細如管，幾脫去。翁乃大呼，急力縛之，則又鼓其腹，粗于椀，堅不可下，力稍懈，又縮之。翁恐其脫，命夫人急殺之。夫人張皇四顧，不知刀之所在。翁左顧，示以處，比回首，則帶在手，如環然，物已渺矣。

救中怪

長山安翁者，性喜操農功，秋間蓄熟刈堆隴畔。時近村有盜稼者，因命佃人，乘月輦運登場，俟其裝載歸，而自留。

邏守遂枕戈露卧。目稍暝。忽聞有人踐葭根。咋咋作响。心疑暴客。急舉首。則一大鬼。高丈餘。赤髮鬚鬚。去身已近。大怖。不遑他計。踉身暴起。根刺之。鬼鳴如雷而逝。臨其復來。荷戈而歸。迎佃人於途。告以所見。且戒勿往。張未深信。越日曝麥於場。忽聞空際有聲。翁駭曰。鬼物來矣。乃奔。衆亦奔。移時復聚。命翁多設弓弩以俟之。異日果復來。數矢齊發。物惧而遁。二三日竟不復來。麥既登倉。禾藿相運。翁命收積為塚。而親登踐實之。高三數尺。忽遙望。駭曰。鬼物至矣。衆急覘弓矢物已奔。公上仆。覘其顧而去。共登視。則去額骨如掌。昏不知人。負至家中。遂卒。後

不復見不知其為何怪也

宅妖

長山李公大司寇之侄也宅多妖異嘗見屋有春橙肉紅色甚修潤李以故無此物近撫楹之隨手而曲殆如肉色駭而却走旋回視則四足移動漸入壁中又見壁間倚一槌潔澤脩長近扶之膩然而倒毒蛇入壁移時始沒康熙十七年王生浚井升設帳其家日暮灯火初張生著履臥榻上忽見小人長三寸許自外入畧一盤旋即復去少頃二小兒來設堂中宛如小兒輩用梁燕心所製者又頃之二小人舁一棺入長四寸許停置堦上安厝未已

一女子率廝婢數人來，率細小如前狀。女子衰衣麻練，束腰際，布裹首，以袖掩口，嚶嚶而哭，聲類巨蠅，生睥睨。良久，毛森立如霜，被於體，因大呼，遽走，顛床下，搗戰莫能起。館中人聞聲，畢集堂中，人物杳然矣。

〇〇〇五六卽

許姓家，淄之北郭，業漁。每夜携酒河上飲，且漁。飲則酌酒於地，祝云：河中溺兒，得飲以為常。他人漁，迄無所獲。而許獨滿筐。一夕方獨酌，有少年來徘徊其側，讓之飲，慨與同酌。既而終夜不獲一魚，意頗失。少年起曰：請於下流為君。毆之，遂飄然去。少間復返，曰：魚大至矣。果聞嗚咽有聲。

舉綱而得數頭皆盈尺喜極申謝欲歸贈以魚不受曰屢
叨自臨區區何足云報如不素要當以為常耳許曰方共
一之何言屢也如肯永顧誠所甚願但愧無媒為情詢其
姓字曰姓王無字相見可呼王六郎遂別明日許貨魚益
利沽酒晚至河干少年已先在遂與歡飲數杯輒為許
設魚如是卒載忽告許曰拜識清揚情逾骨肉然相別有
日矣語甚悽楚為問之故言而止者再乃曰情好如吾兩
人之言或勿訝耶今將別無妨明告我實鬼也素嗜酒
沉醉溺死數年於此矣前者之獲魚獨勝於他人者
皆僕之暗啟以報酬奠耳明日業漁當有代者將往投

生相聚。只今夕。故不能無感。許初聞甚駭。執親狎既久。不復恐怖。因亦款款酌而言曰。六郎飲此。勿戚也。相見遽違。良足悲惻。然業滿超脫。正宜相賀。悲乃不倫。遂舉觴飲。因問代者何人。曰。兄於河畔視之。亭午有女子。渡河而溺者。是也。曉村雞既唱。洒涕而別。明日。教伺河邊。以覘其異。果有婦人抱嬰兒來。及河而墮。兒拋岸上。揚手擲足而啼。婦沉浮者屢矣。忽淋_二攀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兒逕去。當婦溺時。意良不忍。思欲拯救。轉念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及婦自出。疑其言不驗。抵暮漁川處。少年復至。曰。今又聚首。且不言別矣。問其故。曰。女子已相代矣。

僕憐其抱中兒。代第一人。遂殘二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兩人之緣未盡耶。許感嘆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由此相聚如初。數日。又來告別。許疑其復有代者。曰。非也。前念卿隱果達。帝天。今授為招遠縣鄆鎮土地。某日赴任。倘不忘故交。當一往探。勿憚修阻。許賀曰。君正直為神。甚慰人心。但人神路隔。即不憚脩阻。將復如何。少年曰。但往勿慮。再三叮嚀而去。許岫即欲製裝束。下妻嘆曰。此去數百里。即有其地。恐土俗不可以共語。許不聽。竟抵招遠。問之居人。果有鄆鎮。尋至其處。息肩逆旅。問利所在。主人驚曰。得無客姓為許。曰。然。何見。知。又曰。得勿

客邑為濶曰然何見知主人不答遽出俄而丈夫抱子媿
女窺門雜沓而來環如墻堵許亦驚衆乃告曰數夜前
夢神言涪川許友當即來可助一資命祇候已久許亦
異之乃往祭于祠而祝曰別君後寤寐不去心遠踐曩
約又蒙夢示居人感蒙中懷愧無腆物僅有卮酒如不棄
當如河山之飲祝畢焚錢紙俄見風起塵後旋轉移時始
散至夜夢少年來衣冠楚楚大異平時謝曰遠勞顧問
喜泪交並但任微職不便會面咫尺河山甚愴於懷居
人薄有所贈聊贈夙好歸如有期尚當走送居數日許
欲歸衆留殷勤朝請暮邀日更數主許堅辭欲行衆

乃折柬抱襪爭來致贖不終朝餽遺盈室蒼頭稚子畢集祖送出村歛有羊角風起隨行十餘里許再拜曰六郎珍重勿勞遠涉君心仁愛自能造福一方無庸故人囑也風盤旋久之乃去村人亦嗟訝而返許歸家稍裕遂不復漁後見招遠人問之其靈應如嚮云或言即章丘石坑庄未知孰是

其史氏曰置身青雲無忘貧賤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車中費介寧復識戴笠人哉余鄉有林下者家甚貧有童稚文任肥袂計投之必相周顧竭力辦裝奔涉千里殊失所望馮囊負歸始得啼其族弟甚

諧作月令嘲之云。是月也。哥仁至。強解傘。蓋不
張。馬化為驢。靴收聲。念此可為一笑。

偷桃

童時赴郡試。值春節。舊例先一日。各行商賈。彩樓鼓吹
赴藩司。名曰演春。余從友人戲。矚是日。遊人如堵。堂上
四官皆赤衣。東西相向坐。時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聞
人語齊嘈。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披髮童。荷担而上。
似有所白。萬聲洶動。亦不聞其為何語。但視堂上作笑
聲。即有青衣人。大聲命作劇。其人應命。方興問作何
劇。堂上相顧。數語。吏下宣問所長。答言能顛倒生物。

吏以白官少頃復下命取桃子。術人應諾解衣覆笥上。故作怒狀曰：官長珠不了了，堅冰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恐為南直者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諾之，又焉辭？術人惆悵良久，乃曰：我籌之爛熟，春初雪積，人間何處可覓？惟玉母園中四時常不凋謝，或有之，必竊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階而升乎？曰：有術在。乃啓笥出繩一團，約數十丈，埋其端，望空中擲去，絕即懸空際。若有物以掛之，未幾愈擲愈高，渺入雲中。手中繩亦盡，乃呼子曰：兒來，余老億，体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繩授子，曰：持此可登。子受繩，有難色，怒曰：阿翁亦大憤！如此一綫之繩，欲我附之以登萬

仰之高天。倘中道漸絕。骸骨何存矣。父又強鳴拍之曰。

我已失口。追悔無及。煩兒一行。兒勿苦。倘竊得來。必有

百金賞。當為兒娶一美婦。子乃持索盤旋而上。手移足隨。

如蹠起絲。漸入雲霄。不可復見。久之墜一桃。如盤大。術

人喜。持敲公堂。上傳示良久。亦不知其真偽。忽而繩

落地。上術人驚曰。殆矣。上有人斷吾繩。兒將焉託。移時

一物墜視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偷桃為監者所

覺。吾兒休矣。又移時一足落。無何肢體悉墜。無復存者。

術人大悲。一一拾置筍中。而問之曰。老夫止此兒。日從我南

北遊。今承嚴命。不意罹此奇慘。當負去瘞之。乃升堂而

跪曰為桃故殺吾子矣。如憐小人而助之葬，當結草以
圖報耳。坐官駭說，各有賜金。術人受而纏諸腰，乃捫筭而
呼曰：八日兒不出謝贖，將何待。忽一蓬頭童首抵筭蓋
而出，望北稽首，則其子也。以其術奇，故至今猶記之。獲
聞白蓮教能為此術，意此其苗裔耶。

○○○種梨

有鄉人貨梨於市，頗甘芳，價勝貴。有道士破巾絮衣，丐
於車前，鄉人叱之，亦不去。鄉人怒，加以叱罵。道士曰：一車數
百顆，老袖止丐其一，於居士亦無大損，何怒為。觀者勸
置劣者一枚全去，鄉人執不肯。肆中傭保者見喋聒不

堪遂出錢市一枚付道士。道士拜謝。謂衆曰：「出家人不解吝惜。我有佳梨。請出供客。」或曰：「既有之。何不自食？」曰：「我特需此核作種。於是掬梨嚼且盡。把核於手。解肩上鉢坎地。深數寸。納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湯沃灌。好事者於臨路店索得沸瀝。道士接浸坎上。萬目攢視。見有勾萌出。漸大。俄成樹。枝葉扶蘇。倏而花。條而實。碩大芳馥。累日滿林。道士乃即樹頭摘。賜觀者。頃刻向盡。已乃以鉢伐樹。丁巳良久方斷。帶葉荷肩頭。從客徐步而去。初道士作法時。鄉人亦稊立衆中。引領注目。竟忘其業。道士既去。始顧車中。則梨已空矣。方悟適所俵散皆已物也。又細

視車上一靴上。是新鑿斷者。心大憤恨。者志跡之轉過。墻隅則斷。靴棄垣下。始知所伐。梨本即是物也。道士不知所在。一市聚然。

吳史氏曰。鄉人憤。悲狀可掬。其見笑于市人有以哉。每見鄉中稱素豐者。良用乞米。則怫然。且計曰。是教日之資也。或功濟一危難。飯一糲。獨則又忿然。又計曰。此十人五人之食也。甚而父子兄弟。較畫鉅鉢。及至海博。迷心則頃囊不吝。刀鋸臨頭。則賭命不違。謂如此類。正不勝道。蠢爾鄉人。又何足怪。

○ ○ 勞山道士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聞勞山多仙人，自笈往遊。登一頂，有觀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團上，素髮垂頰，而神光奕邁，叩而與語，理甚玄妙。請師之道，士曰：「恐僇情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門人甚衆，薄暮畢集。王俱與稽首，遂留觀。中夜，晨道士呼王去，授一斧，使隨眾採樵。王謹受教，過月餘，手足重繭，不堪其苦。陰有歸志，一夕歸，見二人與師共酌，日已暮，尚無燈燭。師乃剪紙如鏡，粘壁間，俄頃，月明輝室，光鑑毫芒。諸門人環聽奔走。一客曰：「良宵勝樂，不可不同。」乃於案上取酒壺，分資諸徒，且囑盡醉。王自思七八人

壺酒何能徧給。遂各見盞盃。既飲先醺。惟恐樽盡而往。復挹注。竟不少減。心竒之。俄一客曰。蒙賜月明之酌。乃尔寂飲。何不呼嫦娥來。乃以箸擗月中。見一美人。自月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與人等。纖腰綉項。翩跹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還乎。而幽我於廣寒乎。其聲清越。列如簫管。歌畢。盤旋而起。躍登几上。顰頰之間。已復為著。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樂。然不勝酒力矣。其戲我於月宮可乎。三人移席。漸入月中。衆視三人坐月中飲。鬚眉畢見。如影之在鏡中。移時月漸暗。門人燃燭來。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几上有核尚故。壁上月紙圓如鏡而已。道士問衆飲足。

乎曰足矣且宜早寢勿誤樵蕪衆諾而退王竊欣慕歸念
遂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並不傳教一術心不能待
辭曰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縱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
習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閱兩三月不過早樵而暮歸弟子
在家未諳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謂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
當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畧授小技此來為不負
也道士問何術之求王曰每見師行處牆壁所不能隔但
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傳一訣令自咒畢呼曰入
之俯首輒入勿遠巡王果去牆數步奔而入及牆虛若無
物回視果在牆外矣大喜入謝道士曰歸宜緊持否則不

遂取資奔建歸抵家自謂遇仙。堅辭所不能阻。妻不信。王傲其作為。去牆數尺奔而入。頭觸硬壁。蘇然而寤。妻扶視之。頭上墳起如巨卵焉。妻揶揄之。王慚怒。罵老道士之無良也已。

異史氏曰。聞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為王生者。正復不少。今有瘡父。喜痰毒。而長藥石。遂有說癩破痔者。進軍威。逞暴之術。以迎其旨。始之曰。執此術也。以往。可以橫行。而無碍。初試未嘗不效。遂謂天下之大。舉可以如是行矣。終不至覆轍。而顛蹙不止也。

○長清僧

長清僧道行高潔年七十餘猶健一日顛仆不起寺僧奔救已固寂矣僧不自知死魂飄去至河南界河南有故紳子率餘騎樓厲狼兔馬逸墜斃僧魂適值禽然而合遂漸蘇廝僕環問之張目曰胡至此衆扶歸入門則衫白黛綠者悉集顧問大駭曰我僧也胡至此家人以為妄共提耳悟之僧亦不自申解但閉目不復有言餉以脫粟則食酒肉則拒夜獨宿不受妻妾奉數日後忽思少步衆皆喜既出少定即有諸僕舁來錢薄谷籍雜諸會誅公子托以病倦志却絕之惟問山東長清縣知之否共答知之曰我嘗

無聊賴欲往避暖宜即治任衆謂新瘳未應速涉不眩冀
日遂發抵長清視風物如昨無煩別途竟至蘭若弟子
數人見貴客至伏謁甚恭乃問老僧馬往答云吾師棄已
物化問基所處導以往則三尺孤墳荒艸猶未合也衆僧
不知何意既而戒馬欲歸喟曰汝師戒行之僧所道乎澤
宜恪守勿俾損壞衆唯上乃行既歸灰心木坐了不勾當
家務居數月出門自遁直抵福壽謂弟子曰我即汝師衆
疑其謬相視而笑乃述返魂之由又言生平所為悉符衆
乃信居以故榻更事之如平日後公子家屬以與馬來哀
請之略不顧瞻又年餘夫人遣紀綱至多所餽遺金帛

皆却之。惟受布袍一襲而已。友人或至其鄉，敬造之。見其人默然，誠篤。年僅三十，而輒道其八十餘年事。

異史氏曰：人死則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余于僧不異之乎？其再生而異之乎？其入於莽草靡麗之類，而能絕人以逃世也。眼睛一閃，而蘭麝薰心，有求死而不得者矣。况僧乎哉。

○ 蛇人

東郡某甲，以弄蛇為業。嘗蓄兩蛇，二皆青色。其大者呼之為大青，小曰二青。二青頗有赤點，尤靈馴。盤旋無不如意。蛇人愛之，異於他蛇。期年，大青死，思補其缺，未暇遑也。一夜

寄宿四寺。既明啟筍。二青亦渺。蛇人悵悵欲死。冥搜亟呼。迄無影兆。然每至置林淺地。輒縱之去。俾得自適。尋復返。以此故。真其自至。坐伺之日既高。亦已絕望。快上遂行。出門數武。聞叢新錯楚中。憲宰作响。停趾愕顧。則二青來也。大喜如獲拱壁。息肩路隅。蛇亦頓止。視其後。小蛇從焉。撫之曰。我以汝為逝矣。小侶而所薦耶。出餅餉之。兼餉小蛇。小蛇雖不去。然瑟縮不敢食。二青含哺之。宛似主人之謙。客者。蛇人又飼之。乃食。已。隨二青俱入筍中。荷去。教之。旋折輒中規矩。與二青無少異。因名之小青。術技四方。獲利無算。大抵蛇人之弄蛇也。止以二尺為率。大則過重。輒

便更易緣二青馴故未遽棄又二三年長三尺餘卧則首
為之滿遂決去之一日至淄邑東山間飼以美餌祝而縱
之既去頃之復來蜿蜒笥外蛇人揮曰去之世無百年不
散之筵從此隱身大谷且為神龍笥中何可以久居也
蛇乃去已而復還揮之不去以首觸笥小青在中亦震上
而動蛇人悟曰得毋欲別小青也乃發笥小青逕出因與
交首吐舌似相告語已而委蛇並去方意小青不還俄而
隔上獨來竟入笥卧由此隨在物色迄無佳者而小青亦
漸大不可美後得一頭亦頗馴然終不如小青良而小青
粗于兒臂夫先是二青在山中樵人多見之又數年長數

尺圍如蓋，漸出逐人，因而行旅相戒，因敢出其途。一日蛇人經其處，蛇暴出如風，蛇人大怖而奔，蛇逐益急，回顧已將及矣，而視其首，朱點儼然，始悟為二青。下塘呼曰：二青，二青，蛇頓止，昂首久之，縱身繞蛇人，如昔美狀，覺其意殊不惡，但軀巨重，不勝其遠，仆地呼禱，乃釋之。又以首觸筭，蛇人悟其意，開筭出小青，二蛇相見，交纏如餽糖狀，久之始開，蛇人乃祝小青曰：我久欲與汝別，今有伴矣，謂二青曰：原君引之來，可還引之去，更囑一言，深山不更飲食，勿擾行人，以犯天譴，二蛇垂頭，似相領受，遽起，大者前，小者後，過處林木為之中分，蛇人對立望之，不見乃去。此後行

人如常不知二蛇何往也

異史氏曰蛇蠢然物耳乃戀上有故人之意且其從諫也如轉圜獨怪儼然而人也者以十年把臂之交數世蒙恩之主轉思下井復投石焉又不然則藥石相投悍然不顧且怒而仇焉者不且出斯蛇下哉

○斫蟒

胡田村胡姓者兄弟殊樵深入幽谷遇巨蟒兄在前為所吞弟初駭欲奔見兄被噬遂怒出槌斧斫蛇首上傷而吞不已然頭雖已沒幸肩際不能下弟急極無計乃兩手持兄足力與蟒爭竟曳兄出蟒亦負痛去視兄則鼻耳俱

化養時氣盡肩負以行途中凡十餘息始至家醫養半年方愈至今面目皆癩痕鼻耳惟孔存焉噫眾人中沒有弟如此哉。或言蟻不為害乃德義所感信然。

○真定女

真定界有孤女方六七歲。收養於夫家。相居二三年。夫誘與交而孕。腹膨大。而以為病也。告之母。母曰。動否。曰。動。又益異。然以其盛太穉。不敢決。未幾生男。母嘆曰。不圖奉。竟生錦兒。

犬姦

青州賈某家。於外恒經歲不歸。家畜一白犬。妻引與交。習。

為常一日夫歸與妻共卧火突入登榻噓買人竟死後里
舍稍聞之共為不平嗚於官曰械掃不肯伏收之命縛
犬來始取婦出犬忽見婦直前碎衣作文狀婦始無詞使
兩役解卸院一解人而一解犬有欲觀其合者共歛錢賂
役乃章聚令交所止處觀者常百人役以此網利焉後
人大俱寸磔以死嗚呼天地之大真無所不有矣然人面
而獸交者獨一婦也乎哉

異史氏為之判曰會於濛上古所交讎約於桑中而且
不蓋乃某者不堪鳩守之苦浪思苟合之惟夜又伏床
竟在家中北獸捷窺入竇遂為被底情即堂而畫前

亂搖鱗船之尾。溫柔鄉裡。頻歎安象之腰。銳錐處於皮
囊。一縱股而脫。留情結於銜。甫飲羽而生根。忽思
異類之交。真屬匪夷之想。虎吹奸而為奸。妬殘光殺。律
難治以蕭曹。人非獸而實獸。奸穢淫腥。由不食于豺虎。
嗚呼。人姦殺則女擬以劓。至於犬姦殺。陽世遂無其刑。
人不良則罰人作犬。至於犬不良。陰曹應窮於法。宜支
解以追繞魂。請押赴以問閻羅。

電神

王公筠倉蒞任楚中擬登龍虎山謁天師及湖南登舟即
有一人駕小艇來使舟中人為通公見之貌侑偉懷中出
天師刺曰聞騶從將臨先遣負笈公訝其預知益神之誠
意而往天師治具相款其服役者衣冠鬚鬣多不類常人
前使者亦侍其側少間向天師細語天師謂公曰此先生
同鄉不之識取公問之曰此卽世所得電神李左軍也公
愕然改容天師曰適言奉旨西電故告辭耳公問何處曰
章邱公以接壞闌切離席乞免天師曰此上帝玉敕電有
額數何能相徇公哀不已天師垂思良久乃顧而囑曰其

多降山谷勿傷禾稼可也又囑貴客在坐文去勿武神出
至庭中忽及下生煙氤氳匝地俄延踰刻極力騰起懸高
於庭樹又起高於樓閣霹靂一聲向北飛去屋宇震動
筵器擺簸公駭曰去乃作雷霆耶天師曰適戒之所以遲
遲不然平地一聲便逝去矣公別縣誌其月以道人問章
卸是日果大雨電溝渠皆滿而田中僅數枚焉

○狐嫁女

歷城殷天官少負有胆畧邑有故家之第廣數十畝樓宇連亘常見怪異以故廢無居人久之蓬蒿漸滿白晝亦無敢入者會公與諸生飲或戲云有能寄此一宿者共驀為蓮公躍起曰是亦何難携一席往衆送諸門戲曰吾等暫候之如有所見當急號公笑云有鬼狐當抵証耳遂入見長莎蔽徑蒿艾如麻時值上弦辛月色昏黃門戶可辨摩挲數進始抵後樓登月臺光潔可愛遂止焉西望月明惟啣山一綫耳坐良久更無少異竊笑傳言之訛席地枕石卧看牛女一更向盡恍惚欲寐樓下有履聲藉藉而上假

深曉之。見一青衣人挑蓮燈碎。見公驚而却退。語後人曰。有生人在下。問誰何。答云。不識。俄一老翁上。就公語。視曰。此殷尚書。其睡已酣。但辦吾事。相公調僕。或不叱怪。乃相率入樓。上門盡闌。移時往來者。益衆。樓上燈輝如晝。公稍稍轉側。作嚏咳。翁聞公醒。乃出跪而言曰。小人有箕帚女。今值于歸。不意有觸貴人。望勿深罪。公起曳之曰。不知今夕嘉禮。怒無以賀。翁曰。貴人光臨。塵除凶熱。幸矣。即煩陪坐。倍益光寵。公喜。應之。入視樓中。陳設綺麗。遂有婦人出拜。年可四十餘。翁曰。此杜荆公。揖之。俄聞笙樂。聒耳有奔而。上者曰。至矣。翁趨迎。公亦立候。少間。籠紗一簇。導新

卽八年可十七八、李采韶秀翁命先與貴客為禮、少年目
公、若為儀、執子主禮、次翁婿交拜已、乃卽席、少間、粉黛
雲從、酒盡、霧滄、玉碗金甌、光映几案、酒數行、翁喚女奴請
小姐來、女奴諾而入、良久不出、翁自起、寒憐促之、俄婢媪
輩擁新人出、環珮瓊然、麝蘭散馥、翁命向上拜、送卽坐、母
側微目之、翠鳳明璫、容華絕世、既而酌以金爵、大客數斗、
公思此物可以持贖、同人陰內袖中、偽醉、隱几、趨然而寢、
皆曰、相公醉矣、居無何、新郎告行、笙樂暴作、絲絃下樓而
去、已而主人斂酒具、少一爵、冥搜不得、或竊疑、臥客翁急
戒勿語、惟恐公聞、移時內外俱寂、公始起、暗無燈火、惟脂

香酒氣光溢四堵。視東方既白，乃從容出，探袖中金爵，猶
在。及門，則諸人先候，疑其夜出而早入者。公出爵示之，衆駭
聞。公以狀告，共思此物非寒士所有，乃信之。後公舉進士，
任肥邱，有世家朱姓宴公，命取巨觥，久之不至，有細奴掩
口與主人語，主人有怒色，俄奉金爵勸客飲，諦視之，款式
雖文，與狐物更無殊別。大疑問所從，製者云：爵凡八隻，大
人為京師時，覓良工監製，此世傳物，什襲已久。緣明府辱
臨，適取諸箱篋，僅存其七，疑衆人所竊取，而十年塵封，如
故，殊不可解。公笑曰：金盃羽化矣。然世守之珍，不可失。僕
有一其，頗近似之，當以奉贈，終是歸者，揀爵持送之。主人

審視駭絕親詣謝公詰所自來公為歷陳巔末始知千里之物狀能攝致而不敢終留也

○○媿媿

孔生雪室聖裔也為人蘊藉工詩有執友今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適卒落拓不得歸寓善院寺傭為寺僧鈔錄寺西百餘步有單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詒蕭條春日寒移而鄉居宅遠曠焉一日大雪崩騰寢無行旅偶過其門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見生趨與為禮畧敘慰問即屈降臨坐愛悅之慨然從入屋宇都不甚廣處之悉懸錦幕壁

上多古人書畫筆頭畫一冊籤曰瑯環瑣記翻閱一過皆

目所未覩。生以居單第。以為第主。即亦不審官闕。少年細
語行踪。意憐之。勸設帳授徒。生嘆曰。羈旅之人。誰作常
者。少年曰。倘不以駕駘見斥。願拜門牆。生喜。不敢當師。請
為友。便問宅何久。綱答曰。此為單府。曩以公子鄉居。是以
久曠。僕皇甫氏。祖居陝。以家宅焚于楚火。暫借妾頗。生始
知非單。當晚談笑甚歡。即留共榻。昧爽。即有童子燬炭火
于室。少年先起。入內。生尚擁被坐。僮入白。太翁來。生為起。
一叟入。鬚髮皓然。向生殷謝曰。先生不棄頑兒。遂肯賜教。
小子初學。塗鴉。勿以友輩行輩視之也。已而進錦衣一襲。
貂帽襪履各一事。視生盥櫛已。乃呼酒為饌。几榻棗衣。

不知何名光彩射目酒數行更興辭曳杖而去餐訖公子
呈課業類皆古文詞並無時藝問之笑云僕不求進取也
抵暮更酌曰今夕盡懽明日便不許矣呼僮曰視太公寢
未已寢可暗喚看奴來僮去先以繡囊將琵琶至少頃一
婢入紅妝艷絕公子命彈湘妃婢以牙撥勾動激揚哀烈
節拍不類風聞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罷次日早起共
讀公子最慧過目成咏二三月後命筆警絕相約五日一
飲每飲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氣熱目注之公子已會其意
曰此婢乃為老父所秦養兄曠邈無家我夙夜代善久矣
行當為君謀一佳耦生日如果惠好必如香奴若公子笑

曰君誠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以此為佳。君願亦易足也。居半載。生欲翩翩郊郭。至門則雙扉外高。問之。公子曰。家君恐交游紛意念。故謝客耳。生亦安之。時盛夏溽熱。移齋園亭。生胸間瘡起如桃。一夜如盃。痛楚呻吟。公子朝夕省視。眠食俱廢。又數日。創劇益絕食飲。太公亦至。相對太息。公子曰。兒前夜思先生清恙。嬌娜妹子能療之。遣人於外祖處呼令歸。何久不至。俄僮入曰。娜姑至。姊與松姑同來。父子即趨入內。少間引妹來視生。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艷色。頓呻頓忘。精神為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同胞也。妹子好醫。之。女乃歛羞容。揄長。

袖就榻診視。把握之間，費芳氣勝蘭。女笑曰：「宜有是疾。」心脉動矣。然症雖危可治，但膚塊已凝，非伐皮削肉不可。乃脫臂上金釧，安患處，徐下之。創突起寸許，高出釧外。而根際餘腫，寸束在內，不如似前如盤潤矣。乃一手啓羅衿，解佩刀，刃薄於紙，把釧握刃，輕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床席，生食近燻，妾不惟不覺其苦，且恐速竣割事，俛傍不久。未幾，割斷腐肉，圍口然如樹工削下之癭。又呼水來為洗，割處口吐紅丸，如彈大，着肉上，按令旋轉，總一周覺熱火蒸騰，再一周習習作痒，三周已編體清涼，沁入骨髓。女收刀入咽，曰：「愈矣。」趨步出生，躍走走謝，沉痛若失而

懸想容輝若不自已。自是廢卷痴坐無復聊賴。公子已窺之。曰：弟為物色得一佳耦。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凝思良久。但云：勿須也。面壁吟曰：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公子會其旨。曰：家君仰慕鴻不常欲附為婚姻。但止一少妹。蓋太稱有姨女阿松年十八矣。頗不粗陋。如不見信。松姊日涉園亭。伺前廂可望見之。生如其教。果見嬌娜偕麗人來。畫黛學蛾。蓮鈎蹴鳳。與嬌娜相伯仲也。至大悅。求公子作伐。公子異日自內出。賀曰：諧矣。乃降別院為生成禮。是夕鼓吹闌咽。塵落漫飛。以望中仙人。忽同余。惺迷疑廣寒宮殿。未必在雲霄矣。合卺之後。甚愜心懷。一夕公

子謂生曰。切磋之惠。無日可以忘之。近單公子解訟歸家。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復聚。因而離緒縈懷。生願從去。公子勸還鄉間。生難之。公子曰。勿慮。可即送君行。無何。太公引松娘至。以黃金百兩贈生。公子以左右手翼生。夫婦相把握。囑閉目勿視。飄然履空。但覺耳際風鳴。久之曰。至矣。啓目果見故里。始知公子非人。喜叩家門。母出非望。又睹美婦。方共忻慰。及回顧。則公子逝矣。松娘事姑孝。艷色賢名。聲聞遐邇。後生舉進士。授延安司李。携家之任。母以道遠不行。松娘生一男。名小宜。生以直指罷官。呈碑不得。歸偶種郊野。逢一美少年跨驪駒。頻上瞻視。細看則

皇甫公子也。攬轡停驂，悲喜交至。邀生去，至一村樹木濃
昏，蒼翳天日，入其家，則金匱浮釘，宛然世家。問妹子已嫁
岳母，已亡。深相感悼，經宿別去。偕妻同返，媿媿亦至。抱生
子，撮提而弄，曰：「塢上亂吾種矣。」生拜謝，叢德笑曰：「姊夫嘗
矣，創口已合，未忘痛耶？」妹夫吳，亦來拜謁，信宿乃去。一
日，公子有憂色，謂生曰：「天降凶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事，
但銳自任。公子趨出，招一家入羅拜堂上。生大駭，亟問公
子曰：「余非人類，孤也。今有雷霆之劫，君肯一身赴難，一門
可望生全不然，請抱子而行，無相累。」生共生死，乃使仗
劔於門，囑曰：「雷霆轟擊，勿動也。」生如所教，果見陰雲盡照。

昏黑如磐。回視舊居。無復閉闔。惟見高塚巋然。巨穴無底。方錯愕間。霹靂一聲。攪簸山岳。急雨狂風。老樹為拔。生目眩耳聾。此不少動。忽于繁烟黑絮之中。見一鬼物。利喙長爪。自穴搜一人出。隨煙直上。潛睹衣履。念似媼。乃急躍離地。以劍擊之。隨手墮落。忽而崩雷暴作。生仆。遂斃。少間。晴霽。媼已能自蘇。見生死于旁。大哭曰。孔郎為我而死。我何生矣。松娘亦出。共舁生。踞媼。使松娘捧其首。兄以金簪撥其齒。自乃撮其頤。以舌度紅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紅丸隨氣入喉。格口作响。移時豁然。而蘇。見眷口恍如夢悟。于是一門團圓。滿定而喜。生以幽曠不可久居。議同旋

里浦堂交憤。惟嬌娜不樂。生請與吳即俱。又慮翁媪不肯。離幼子。終日議不果。忽吳家一小奴。汗流氣促而至。驚致研詰。則吳即家亦同日遭劫。一門俱沒。嬌娜頓足悲傷。涕不可止。共慰勸之。而同歸之計。遂決。生入城。旬當數日。遂連夜趨裝。既歸。以閒。困寓公子。恒返閱之。生及松娘至。始發為生與公子兄妹。棋酒談燕。若一家然。小宦長咸貌韶秀。有孤意。出進都市。共知為孤兒也。

異史氏曰。余於孔生。不羨其得艷妻。而羨其得膩友也。觀其容。可以瘡飢。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魂與。尤勝于顛倒衣裳矣。

僧孽

張某暴卒。隨鬼使去。見冥王。七稽首。怒鬼使。悞捉責。令送歸。張下。私洩鬼使。求觀冥獄。鬼導歷九幽。刀山劍樹。一一指點。末至一處。有一僧。孔股穿絕。而倒懸之。號痛欲絕。近視則其兄也。張見之。驚哀。問何罪至此。鬼曰。是為僧。廣募金錢。恣供飲博。行淫。故罰之。欲脫此厄。須其自懺。張既甦。疑兄已死。時其兄居興福寺。因往探之。入門。便聞其號痛聲。入室。見瘡生股間。膿血崩潰。挂足壁上。宛然。冥司倒懸狀。駭問其故。曰。挂之稍可。不則痛徹心腹。張因告以所見。僧大駭。乃戒葷酒。虔誦經咒。半月。尋愈。遂為戒僧。

異史氏曰。鬼獄茫茫。惡人每以自解。而不知昭天之禍。即冥土之罰也。可勿懼哉。

。妖術

于公者。少任俠。喜拳勇。力能持高壺。作旋風舞。崇禎間。殿試在都。僕疲不起。患之。會市上有善卜者。能決人生死。將代問之。既至。未言卜者曰。君莫欲問僕病乎。公駭。應之曰。病者無害。君可危。公乃自卜。卜者起卦。愕然曰。君三日當死。公驚。說良久。卜者從容曰。鄙人有小術。報我十金。當代禳之。公自念生死一定。術豈能解。不應而起。欲出。卜者曰。惜此小費。勿悔。勿悔。愛公者。皆為公惧。勸聲。彙以哀。

之公不聽，倏忽至三日，公端坐旅舍，靜以規之，終日無恙。至夜，閤戶挑燈倚劍危坐，一漏向盡，更無先法，意欲就枕，忽聞窸窣，有聲，急視之，一小人荷戈入，及地則高如人，公捉劍起，急擊之，輒忽未中，遂遽小復尋窻隙，意欲遁去，公疾斫之，應手而倒，燭之則絃人已腰斷矣。公不敢臥，又坐待之，踰時一物穿牕入，怪掣如鬼，絕及地，急擊之，斷而為兩，皆蠕動，恐其復起，又連擊之，劍皆中，其聲不矣。審視則玉偶片已碎。於是移坐牕下，目注焉中，久之，聞窻外如斗喘，有物推窻，櫺房壁震搖，其勢欲傾，公懼，覆塵，訖不如出，而鬪遂劇，然脫屣奔而出，見一巨鬼，高與簷

齊昏月中見其面黑如煤。眼閃爍有黃光。上無衣下無履。手弓而腰矢。公方駭。鬼則擊笑。公以劍撲矢。墜欲擊之。則又閉矣。公急躍避。矢貫于壁。戰上有聲。鬼怒甚。拔佩刀揮如風。望公力劈。公揉進。刀中庭石。三五斷。公出其股間。削鬼中踝。鏗然有聲。鬼益怒。吼如雷。轉身復剮。公又伏身入。刀落斷公裙。公已及腸下。猛斫之。亦鏗然有聲。鬼仆而僵。公亂擊之。聲硬如斨。燭之則一木偶。高大如人。弓矢尚纏腰際。刻畫狎狎。剡擊處皆有血出。公因秉燭待旦。方悟鬼物皆卜人遣之。欲致人于死。以神其術也。次日徧告交知。與其詣卜所。卜人遙見公。警不可見。或曰。皆鬻形術也。

犬血可破公如其言戒備而往卜人又匿如前急以犬血沃立處但見卜人頭面皆為犬血模糊目灼如鬼立乃執付有司而殺之。

異史氏曰嘗謂買卜為一癡世之講此道而不葬于生死者幾人卜之而葬猶不卜也且即明亡告我以死期之至將復如何况借人命以神其術者其可畏尤甚耶。

野狗

于七之亂殺人如麻鄉民李化龍自山中竄歸值大兵宵進恐罹突毘之禍急無所匿僵卧於死人之叢詐作尸兵過既盡未敢遽出忽聞闕頭斷臂之尸起立如林內一尸

斷首猶連肩。上口作語曰：野狗子來，奈何？羣尸參差而應曰：奈何？俄頃，蹶然盡倒，遂無聲。李方驚，顧欲起，有一物來，獸首人身，伏齧人首，徧吸其腦。李惧，匿首尸下。物來，撥李肩，欲得李首。李力伏，得不可得。物乃推覆尸而移之首。見李大惧，手索腰下，得巨石如椀，握之物，即俯身欲齧。李驟起大呼，擊其首中，噴物嘩如鷓，掩口負痛而奔，吐血道上。就視之，於血中得一蓋，中曲而端銳，長四寸餘。懷歸以示人，皆不知其何物也。

〇〇三生

劉孝廉能記前身事，自言一世為樞紳，行多玷，六十二歲

而致初見冥王待如御先生禮賜坐飲以茶觀冥王琰中
茶色清徹已琰中濁如膠暗疑迷魂湯得勿此乎乘冥王
他顧以琰就業角禡之偽為畫者俄頃稽前生惡錄怒命
羣鬼碎下罰作馬即有厲鬼繫去行至一家門限甚高不
可踰方趁起間鬼力楚下痛甚而蹶自顧則身已在樞下
矣但聞人曰驪馬生駒矣牡也心甚明了但不能言覺大
餒不得已就牝馬求乳逾四五年間體脩偉甚畏楚見
鞭則惧而逸主人騎必覆幘泥緩轡徐行猶不甚苦惟奴
僕圍人不加韉裝以行兩踝夾擊痛徹心腑於是憤甚三
日不食遂死至冥司冥王查其罰限未滿責其規避罰其

皮革罰為犬意。慎長不欲行，羣鬼亂撻之，痛極而竄於野。自念不如死，憤投絕壁，顛莫能起。自顧則身伏竄中，此犬舐而排字之，乃知身已復生於人世矣。稍長，見便液亦知穢然，嗅之而香，但立念不食耳。為犬經年，常念欲死，又恐罪其規避，而主人又奉養不肯戮，乃故嚙主人脫股肉。主人怒，杖殺之。冥王鞫狀，怒其狂獬，笞數百，俾作蛇，囚於幽室，暗不見天，闊甚，緣壁而上，穴屋而出。自視則身伏茂草，居然蛇矣。遂矢志不殘生類，饑吞木食實，積年餘，每思自盡，不可害人而死，又不可欲求一善死之法，而未得也。一日卧草中，聞車過，遽出當路，車馳壓之，斷為兩。冥王訝其

速至因蒲伏自剖。冥王以無罪見殺。原之。准其泐限。復為
人。是為劉公。亡生而能言。文章書史。過輒成誦。辛酉舉。荅
廉。每勸人乘馬。必厚其障泥。股夾之。刑勝于鞭楚也。

異史氏曰。毛角之儔。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
王公大人之內。原未必無毛角者在其中也。故賤者為
善。如求花而種其樹。貴者為善。如已花而培其本。種者
可大。培者可久。不然。其將負盛車。受羈馭。與之為馬。
不然。且將啗便溺。受烹割。與之為犬。不然。且將披鱗介。
葬鶴鵲。與之為蛇。

狐入瓶

萬村石氏之婦，祟於狐，患之而不能遣。扉後有瓶，每聞婦翁來，狐輒遁匿其中。婦窺之，熟暗計而不言。一日窺入，婦急以絮塞瓶口，置釜中，煇湯而沸之。狐熟，狐呼曰：「歟！甚勿惡作劇。」婦不語，踴益急。久之無聲，拔塞而驗之，毛一堆，血數點而已。

蛇癖

王蒲令之僕呂奉寧，性嗜蛇。每得小蛇，則全吞之，如噉葱狀。大者以刀寸之，斷之，始掬以食。嚼之，鍾上血水沾頰，且善嗅。嘗隔墻聞蛇香，急奔墻外，果得蛇盈尺，時無佩刀，先嚙其頭，尾尚蜿蜒于口際。

鬼哭

謝遠之變，宦第皆為賊窟。王學使七襄之宅，盜聚尤衆。城破，兵入，掃蕩羣醜，尸填塹，血至充門，而流公入城，扛尸滌血而居。往往白晝見鬼，夜則床下燐飛，牆角鬼哭。一日，王生皞迪寄宿公家，聞床底小聲連呼皞迪，已而聲漸大，曰：「我先得苦，因哭滿庭，皆哭。」公聞，仗劍而入，大言曰：「汝不識我，王學院耶？」但聲聞百聲，啞亡，笑之以鼻。公于是設水陸道場，命釋道懺度之。夜拋鬼飯，則見燐火焚之，隨地皆出。先是閩人王姓疾篤，昏不知人事者數日矣。是夕忽欠伸，若醒，婦以食進，王曰：「適主人不知何事，施飯於庭，我亦隨。」

衆啗噉食已方歸故不餓耳由此鬼性遂絕豈致執種歟
跋口瑜伽果有益耶

異史氏曰邪怪之物惟德可以已之當陷城之時王公
勢正烜赫聞聲者皆股栗而鬼且擲楡之想鬼物逆知
其不全終取普者天下大人先生出人面猶不可以嚇
鬼顧無出鬼面以嚇人也

焦螟

董侍請開庵家為狐所擾瓦礫磚石忽如雹落家人相率
奔匿待其間歇乃敢出操作公患之假詐庭孫司馬第移
避之而狐擾猶故一日朝中侍漏適言其異大臣或言開

東道士急螟居內城，捉持勅勒之術，頗有效。公造廬而請之。道士朱書符，使歸粘壁上。狐竟不惧，拋擲有加。公復告道士，道士怒，親詣公家，築壇作法。俄見一巨狐伏壇下，家人受虐已久，啣恨甚。一婢近擊之，婢忽仆地，氣絕。道士曰：「此物猖獗，我尚不能遽服之，女子何輕犯爾？」既而曰：「可借鞠狐詞，亦得。」執指咒移時，婢忽起，長跪。道士詰其里居，婢作珍言，我西域產，入都者十八輩。道士曰：「繫轡下，何容爾輩久居，可速去。」狐不答。道士擊案怒曰：「汝欲梗吾令耶？再若迂延，法不汝宥。」狐乃滅怖，作色願謹奉教。道士又遣之，婢又仆，純良久始甦。俄見白塊四五團，深如毬。

附簷際而行次第追遂頃刻俱去由是遂安

○葉生

淮陽葉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遇不偶困於右場曾聞東丁柔鶴來會是邑見其文奇之召與語大悅使即官署受燈火時賜錢穀卹其家值科試公遊揚於學使遂領冠軍公期望甚切聞拔索文讀之學節稱嘆不意時數限人文章惜命及放榜時依然黜落生嗒喪而歸愧負知己形銷骨立痴若木偶公聞召之來面慰之生零涕不已公憐之相期考滿入都携與俱北生甚感佩辭而歸杜門不出無何寢疾公遺問不絕而服藥百裹殊罔

所效公通以忤上官免將辭任去函致之其畧云僕東歸
有日所以遲上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則僕夕發矣傳之
卧榻生持書啜泣寄語來使疾革難遽瘞請先發使人返
白公不悉谷徐待之踰數日門者忽通葉生至公喜迎而
問之生曰以犬馬疲勞夫子久待萬慮不寧今幸可從杖
履公乃束裝戒旦抵里命子師事生夙夜與俱公子名再
昌時年十六尚不能文然絕慧凡文苑三兩過輒無遺忘
居之期歲便能落筆成文益之公力遂入邑庠生以生平
所擬舉業悉錄授諸闈中七題並無脫漏中亞魁公一日
謂生曰君出餘緒遂使孺子成名然黃鍾長素若何生曰

是殆有命。惜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
戰之罪也。願亦足矣。且士得一人知己，可無憾。何必施却
白紵，乃謂之利市哉。公以其久客，恐誤歲試，勸令歸省。生
惓然不樂。公不忍強，囑公子至柳，為之納粟。公子又提南
宮，授部中主政，携生赴監，與共晨夕。踰歲，生入北闈，竟領
鄉薦。會公子差南河典務，因謂生曰：「此去離貴鄉不遠，先
生奮跡雲霄，歸還為快。生亦喜，擇苦就道，抵淮陽界，命僕
馬送生歸。見門戶蕭條，意甚悲惋。遂巡至庭中，妻拊歎其
以出，見生，擲其骸。走生，凄然曰：「今我貴矣，三四年不覩，何
遂頓不相識。」妻遙謂曰：「君死已久，何復言貴。」所以久淹君

樞者以家貧子幼耳。今阿大亦已成立。將卜窆。勿作怪異。嚇生人。生聞之。憮然惆悵。逡巡入室。見靈柩儼然。撲地而滅。妻驚視之。衣冠履舄。如脫妻焉。大慟抱衣悲哭。子自塾中歸。見結紼于門。審所自來。駭奔告母。母揮涕告訴。又細詢從者。始得顛末。從者返。公子聞之。涕墮垂膺。即命駕哭諸其室。出窆。尚警喪葬。以孝廉禮。又厚道其子。為延師教讀。言于學使。逾年游泮。

異史氏曰。魂從知己。竟忘死耶。聞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情女。登離枕上之魂。千里良砵。猶識夢中之路。而况繭絲繩跡。吐學士之心。肺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

哉。嗟乎。遇合難期。遭逢不偶。行踪落。對影長愁。傲骨
嶙。橫頭自愛。嘆面目之酸澁。來鬼物之揶揄。居康
了之中。則鬚髮之條。一落孫山之外。則文章之
處。皆痴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爾。顛倒遼群之物。伯
樂伊誰。抱刺于懷。三年滅字。側身以望。四海無家。人生
世上。祇須合眼放步。以聽造物之低昂而已。天下之昂
藏淪落如葉生者。亦復不少。顧安得全。感復來。而生死
從之也哉。噫。

四十千

新城王大司馬有主計僕家稱素封。忽夢一人奔入曰。汝欠四十千。今宜還矣。問之不答。徑入內去。既醒。妻產男。知為夙孽。遂以四十年子相置一室。凡兒衣食病藥皆取給焉。過三四歲。視室中錢僅存七百。適乳媪抱兒至。謂笑於側。僕呼之曰。四十千將盡。汝宜行矣。言已。兒忽顏色盛變。項折目張。再撫之。氣已絕矣。乃以餘貲置葬具而瘞之。此可為負欠者戒也。昔有老而無子者。問諸高僧。曰。汝不欠人者。人又不欠汝者。烏得子。蓋生自兒。所以報我之緣。生頑兒。所以取我之債。生者勿喜。死者勿悲也。

○○成仙

文登周生與成生少共筆硯遂訂為稭曰友而成貧故終歲依周論益則周為長呼周妻以嫂節存登堂如一家焉周妻生子產後暴卒繼聘王氏成以少故未嘗請見之一日王氏弟來有姊宴於內寢成適至家人通曰周坐命邀成已不入辭去周追之而還移席外舍甫坐即有人白別業之僕為邑宰重笞者先是黃吏却家收債牛蹶周田以是相詬牧備奔苦主捉僕送官遂被笞責周因詰得其故大怒曰黃家牧猪奴何敢爾其先世為大父服役促得志乃無人耶氣填吭臆怒而起欲往尋黃成捺而止之曰強

果世界原無皂白。況今日官宰，羊羸魁，不操矛旅者耶。周不聽，成諫止再三，至泣下，周乃止。怒終不釋，轉側達旦，謂家人曰：黃家欺我，仇也。姑置之，邑令朝廷官，非勢家官，縱有互爭，亦須兩造，何至如狗之隨吠者。我亦呈治其僞，視彼將何處分。家人悉恐憊之，計遂決，以狀赴宰。上裂而擲之，周怒語倏宰，曰：慚恚，因逮繫之。辰後成往訪周，始知入城訟理，急奔勸止，則已在囹圄矣。頓足無所為計。時獲海寇三名，宰與黃賂囑之，使袒周黨，據詞甲黜，頂衣榜掠，酷慘成入，獄相顧悽酸，謀叩殿，周曰：身繫重犴，如鳥在籠，雖有弱弟，止堪供囚飯耳。成銳身自任曰：是予責也。難而

不急。烏用友也。乃行。周弟。臚之。則去已久矣。至都。無門入。控相傳。駕將出獵。以預隱木市中。俄駕過。伏舞哀號。遂得。准驛送而下。看部院審奏。時閱十月餘。周已誣服論罪。院。接御批大駭。復提躬誠。黃亦駭。謀殺周。因賂監其純。其飲。食弟來。覬問苦禁拒之。咸又為赴院聲屈。始蒙提問。業已。饑餓不起。院臺怒。杖斃監者。黃大怖。納數千金。囑為營脫。以是得脫。臚。趙免。辜以枉法。擬流。周放歸。益肝胆成。上自。經。訟繫。世情灰冷。招周偕隱。周溺少婦。輒迂笑之。咸雖不言。而意甚決。別後。數日不至。周使探諸其家。上。人方疑其在。周所。而無所見。始疑周心。知其異。遣人踪跡之。寺觀岩壑。

物色殆徧時以金帛卹其子。又八九年。成忽自至。黃中覽服。岸然道貌。周喜把臂曰。君何往。使我尋欲徧。成笑曰。孤雲野鶴。棲無定所。別後幸復頑健。周命置酒。畧通問。淵欲為變易道裝。成笑不語。周曰。惡哉。何棄妻孥。猶數履也。成笑曰。不然。人將棄予。其何人之能棄。問所棲止。答在勞山上清宮。既而抵足寢。夢成裸伏甬上。氣不得息。訝問何為。殊不答。怒罵而寤。呼成不應。坐而索之。杳然不知所往。定移始覺。在成榻。駭曰。昨不醉。何顛倒至此耶。乃呼家人。家人火之。儼然成也。周因多髯。以手自捋。則踈無幾。並取鏡自照。訝曰。成生在此。我何往。已而大悟。知成以幻術招隱。

意欲歸。內弟以其貌異，禁不聽前。周亦無以自明，即命僕馬往尋。或數日入勞山，馬行疾，僕不能及，休止樹下。見羽客往來甚衆，內一道人，目周，因以成問。道士笑曰：「耳其名矣，似在上清言已。逕去，周目送之，見一矢之外，又與一人語，亦不數言而去。與言者漸至，乃同社生。見周愕曰：「數年不晤人，以君學道名山，今尚游戲人間耶？」周述其異，生驚曰：「我適遇之，而以爲君也。」去無幾時，或亦不遠。周大異曰：「怪哉！何自己面目，覩而不識？僕尋至，急馳之，竟無踪兆。一望寥濶，遠退難自至，自念無家可歸，遂決意窮追。而怪險不復可騎，遂以馬付僕，歸。迨還，自往，遇見一童獨立。

趨近問程且告以故童自言為成弟子代荷衣糧導與俱
行三日始至又非世之所謂上清時十月中山花油路不
類初冬童入報成即出始恐已形執手而入置酒燕語見
異彩之禽剛人不滿聲如笙簧時來鳴于座上心甚異
之然塵俗念切無意留連地下有蒲團二曳與並坐至二
更後萬慮俱寂忽似瞥然一眈身覺與成易位疑之自將
領下則于思者如故矣既曙浩然思返成固留之越三日
乃曰這少寐息早送君行甫交睫聞成呼曰行裝已具矣
遂起從之所行殊非舊迹覺無幾時里居已在望中成坐
候路側俾自歸周強之不得因踞已至家門叩不能應思

秋越牆。覺身飄似葉。一躍已過。允踰數重垣。始抵臥室。燈燭發然。內人未寢。噉_レ與人語。舐窗一窺。則妻與一廝僕同杯飲。狀甚狎。蔡於是怒。火如焚。計將掩執。又恐孤力難勝。遂潛身脫局而出。奔告成。且乞為助。成慨然從之。直抵內寢。周舉石槌門。內張皇甚。插愈急。內閉益堅。成撥以劍。劃然頓闢。周奔入。僕衝戶而走。成在門外。以劍擊之。斷其右臂。周執妻拷訊。乃知被收時。即與僕私。周借劍決其首。冒腸庭樹間。乃從成出。尋途而返。暮然忽醒。則身在卧榻。驚而言曰。怪夢參差。使人駭懼。成笑曰。夢者凡以為真。上者乃以為夢。周愕而問之。成出劍示之。濺血猶存。周驚惶。

欲絕竊疑成請張為幻。成知其意，乃促裝送之歸。在尊里門，乃曰：疇昔之夜，倚劍而相待者，非此處耶？吾厭見惡濁，請還待君子。此如遇，不來，予自去。周至家門，戶蕭索似無居人。遂入弟家，弟見兄，雙淚交墜，曰：兄去後，盜夜殺嫂，剗腸去，酷慘可悼。於今官捕未獲，周如夢醒，因以情告。戒勿究，弟錯愕良久。周問其子，乃命老嫗抱至。周曰：此襦裋物，宗緒所關，弟善視之。兄欲辭人世矣，遂起徑去。弟涕泗追挽，笑行不顧。至野外，見成與俱行，遙迴顧曰：忍事氣。樂弟欲有言，成袖一舉，即不可見。悵立移時，痛哭而返。周弟朴拙，不善治家人生產，居數年，家益貧。周子漸長。

不能延師因自教讀一日早至齋見案頭有函書紙封甚
固蓋趙仲氏啟審之為兄述開視則虛無所有祇見爪甲
一枚長二指許心怪之以甲置硯上出問家人所自來並
無知者回視則硯石燥以此為黃金大驚以試銅鐵皆然
由此大富以千金賜成氏子因相傳兩家有點金術云

○新郎

江南梅孝廉耦長言其鄉孫公為德宰鞠一奇案初村人
有為子娶婦者新人入門戚里畢賀飲至更餘新郎出見
新婦炫裝趨轉舍後疑而尾之宅後有長溪小橋通之見
新婦渡橋徑去益疑呼之不應遂以手招婦曰急趨之相

去盈尺而卒不可及。行數里入村落，婦止，謂婿曰：「君家寂寞，我不慣住，請與即暫居妾家數日，便同歸省。」言已，抽簪叩扉，軋然有女童出應門，婦先入，不得已從之。既入，則岳父母俱在堂上，謂婿曰：「我女少嬌慣，未嘗一刻離膝，下且去故里，心輒戚也。今同即來，甚慰繫念。」居數日，當送兩人歸，乃為除室牀褥備具，遂居之。家中客見新郎久不至，共索之室中，惟新婦在，不知婿之何往。由是遐通訪問，並無耗息。翁媪零涕，謂其必死，將半載，婦家悼女無偶，遂請於村人父，欲別醮女。村人父益悲，曰：「骸骨衣裝，無所驗証，何知吾兒？遂為異物，縱其奄喪，周歲而嫁，當亦未晚，胡為？」

如是急耶。婦父益御之。訟於庭。孫公怪疑。無所措力。漸令
待以三年。存業遣去。村人子居女家。上人亦大相忻待。每
與婦議歸。婦亦諾之。而因循不即行。積半年餘。中心徘徊。
萬慮不安。欲獨歸。而婦固留之。一日合家遑遽。似有急難。
倉卒謂婦曰。本擬三二日遣夫婦偕歸。不意儀裝未備。
忽遭閔凶。不得已先送。即還。於是送出門。旋踵即返。周旋
言動。頗甚草率。方欲覓途回視院宇。無存。但見高塚大樹。
尋路急歸。至家。屢述端末。因與投官陳訴。孫公拘婦父。諭
之。送女于歸。使令鬻馬。

靈官

朝天觀道士某喜吐納之術有翁假寓觀中適同所好遂
為至友居數年每至郊祭時輒先旬日而去郊後乃返道
士疑而問之翁曰我兩人莫逆可以實告我孤也郊期至
則諸神清穢我無所容故行遯耳又一年及期而春久不
復返疑之一日忽至因問其故答曰我幾不復見子矣業
欲遠避心頗怠視陰溝甚隱遂潛伏卷簾下不意靈官獲
除至此瞥為所睹情欲加鞭余惧而逃靈官追逐甚急至
黃河上瀕將及矣大窘無計竄伏溷中神惡其穢始返身
去既出臭惡沾染不可復遊人世乃投水自濯訖又蟄穴

中幾百日，垢濁始淨。今來相別，無以致祝。君亦宜隱身，他去。大劫將來，此非福地也。言已辭去。道士依言別棧，未幾而有甲中之變。

○王蘭

利津王蘭，暴病死。閻王覆勘，乃鬼卒之誤勾也。責送還生。則尸已敗，鬼惧罪，謂王曰：人而鬼也，則苦；鬼而仙也，則樂。苟樂矣，何必生？王以爲然。鬼曰：此處一孤金丹成矣，竊其丹吞之，則鬼不散，可以長存。但憑所之，罔不如意。子願之否？王從之。鬼導去，入一高第，見樓閣渠然，而聞其無人。有狐在月下，仰首望空際，氣一呼，有丸自口中出，直上入月。

中一吸復落以口承之則又呼之如是不已鬼潛伺其側俟其吐急撮于手付王吞之。孤驚勝氣相尚見二人在恐不敵憤恨而去王與鬼別至其家妻子見之咸快却走王昔以故乃漸集由此在家寢處如平時其友張某者聞而省之相見話溫涼因謂張曰我與家世夙貧今有術可以致富子能從我遊乎張唯唯王曰我能不藥而醫不下而歸我欲現身恐識我者相驚怪附子而行可乎張又唯唯于是即日趨裝至山西界遇富室有女得暴疾眩然替暝前後藥禳既窮張道其廬以術自炫富翁止此文甚珍惜之能醫者願以千金相酬報張請視之從翁入室見女暝

卧啓其衾撫其體女昏不覺王私告張曰此鬼亡也當為
覓之張乃告翁病雖危可救問需何藥俱言不須女公子
魂離他所業遣神覓之矣約一時許王忽來具言已得張
乃請公再入又撫之少頃女大俾目遽張公大喜撫問女
言向戲園中見一少年即挾彈上雀數人奔駿馬從諸其
後急欲奔避橫被阻止少年以弓投兒救兒蹕方羞訶之
便携兒馬上累騎而行笑曰我樂與子戲勿羞也數里入
山中我馬上蹶且罵少年怒推墮路旁欲歸無路適有一
人捉兒臂疾若馳瞬息至家忽若夢醒翁神之果貽千金
王宿與張謀留二百金作路用餘盡攝去款門而付其子

又命以三百餽張氏，乃復還。次日與翁別，不見金藏何所。益奇之，厚禮而送之。踰數日，張於郊外遇同鄉人，問曰：「飲賭不事生業，其貧如丐，聞張得異術，獲金無算，因奔尋之。」王勸薄贈令歸，才不改故行。旬日，湯盡，將復尋張，王已知之，曰：「才狂悖，不可與處，只宜賂之使去。」縱禍猶淺，踰日才果至，強從與俱。張曰：「我固知汝復來，日事私賂，千金何能滿無底甕，誠改若所為，我百金相贈。」才諾之。張馮囊授之才去，以百金在囊，賂益豪，益之狹邪，遊揮洒如土。邑中捕役疑而執之，質於官，拷掠酷慘，才實告金所自來，乃遣隸押才抵張，剗剗斃于途。鬼不忘於張，復往依之，因與

王會一日聚飲于烟臺才大醉狂呼王止之不聽適巡方御史過聞呼搜之獲張仁惧以實告御史怒笞而謀于神夜夢金甲人告曰查王蘭無辜而死今為鬼仙賢亦神術不可律以妖魅今奉帝命授為清道使負才邪蕩已罰竄鐵圍山張某無罪當宥之御史醒而異之乃釋張仁製裳旋里囊中存數百金敬以一半送王家王氏子孫以此致富焉

○○○王成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懶生涯日落惟剩破屋數間與妻
卧牛衣中交謫不堪時盛夏燠熱村外故有周氏園牆宇
盡傾惟存一亭村人多寄宿其中王亦在焉既曉睡者盡
去紅日三竿王始起逡巡欲歸見草際金釵一股拾視之
錫有細字云儀賓府製王祖為衙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
款式因把釵躊躇歎一姬來尋釵王雖貧然性介遽出授
之姬喜極暫盛德曰釵值幾何先夫之道澤也問夫君伊
誰答云故儀賓王東之也王驚曰吾祖也何以相遇姬亦
驚曰汝即王東之之孫耶我乃狐仙百年前與君祖締緣

君祖歿，老身遂隱。過此遺釵，適入子手，非天數耶？王亦嘗聞祖有狐妻，信其言，便邀臨顧。嫗從之，王呼妻出，見負貲絮菜，色黧焉。嫗嘆曰：嘻！王東之之孫，乃一貧至此哉！又顧敗灶無煙，曰：家計若此，何以聊生？妻因細述貧狀，嗚咽歎泣。嫗以釵授婦，使姑質錢市米。三日外，請復相見。王枕笛之，嫗曰：汝妻猶不能存活，我在仲屋而居，復何裨益？遂徑去。王為妻言其故，妻大怖。王誦其義，使姑事之。妻諾，踰三日果至，出數金，糴粟麥各一石。夜與婦宿短榻，婦初惧之，然察其意殊奉，遂不之疑。翌日，謂王曰：孫勿惰，宜操小生業，坐食烏可長也。王告以無貲，嫗曰：汝祖在時，金帛悉

所取我以世外人無需是物故未嘗多取積花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以貯亦無所用可將去志以市葛刻日赴都可得微息王從之購五十餘端以歸姬命趨裝計六七日可達燕都篤曰宜勤勿惰宜急勿緩遲之二日悔之已晚王敬諾囊貨就路中途遇雨如氾過宿渚益甚見往來行人蹶溲沒腹心畏苦之待至停午始漸燥而陰雲復合而又滂沱信宿乃行將近京傳聞葛價翔貴心竊喜入都解裝客店主人深惜其晚先是南道初通葛至燕少見勅府購致甚急價頓昂較常可三倍前一日方購足後來者并皆失望主人以故告王曰薛君不樂越日葛至愈多價

亦下王以無利不肯售。遲十餘日，計食耗煩多，悟益憂悶。主人勸令販賣，改而他圖，從之。虧資十餘兩，悉脫去。早起將作歸計，起視囊中則金止矣。驚告主人，主人無所為計，或勸鳴官責主人償。王歎曰：此我數也。于主人何干？主人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使歸。自念無以見祖母，踰壁內外，進退維谷。適見闌鷄者，一賭數千，每市一鷄，恒百錢，不止。意忽動，計囊中資僅足販鷄，乃歸市販鷄而反。主人喜，賀其速售。至夜大雨，徹曙天明，備水如河，淋零猶未休也。居以待晴，連綿數日，更無休止。起視籠中鷄漸死，王大恨，不知計之所出。越日死愈多，僅餘數頭，併一籠飼之。經宿

往窺則一鵝僅存。因告主人，不覺涕墮。主人亦為扼腕。王自度金盡，固歸。但欲覓死。主人勸慰之，共往視鵝。審諦之曰：「此似英物，諸鵝之死，未必非此之聞殺之也。君暇亦無事，請祀之，如其良也。賭亦可以謀生。王如其教。既而主人令持向街頭賭酒食。鵝健甚，輒贏。主人喜，以金授王，使復與子弟決賭。三戰勝，半金蓄積二十金。心益慰，視鵝如命。先是大親王好鵝，每值上元，輒放民間，把鵝省入，即相角。主人謂王曰：「今大富，宜可立致，所不可知者在子之命矣。」因告以故，導與俱往。鵝曰：「脫敗則喪氣出耳，倘有萬分一鵝，聞勝，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強之，惟予首是瞻。待首。」

肯而後應之。王曰：諾。至卽，則鷄人肩摩于墀下。頃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願闡者。上卽有一人把鷄趨而進。王命放鷄。客亦放畧一騰蹕。客鷄已敗，王大咲。俄頃登而敗者數人。主人曰：可矣。相將俱登。王相之曰：睛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輕敵。命取鈇喙者當之。一再騰躍，而王鷄銳羽更選其良。王急命取宮中王鷄。片時把出，素羽如鷲，神駿不允。王成意餒，跪而求罷。王咲曰：總之脫闕而死，當厚尔償。成乃縱之。王鷄直奔之，而王鷄方來，則伏如怒鷄以待之。王鷄健喙，則起如翔鶴以擊之。進退頡頏，相持約一伏時。王鷄漸懈，而其怒益烈。其聞益急，未幾雪毛摧落，垂翅而

觀者千人，罔不嘆羨。王乃索取而親把之，自喙至爪，審周一過。問成曰：「鷄可貨否？」答曰：「小人無恒產，與相依為命，不願售也。」王曰：「賜而重值，中人之產可致，願顧之手，感僕思良久。」曰：「今不樂置，願大王既愛好之，苟使小人得衣食業，又何求？」王問直，答以千金。王笑曰：「痴男子，此何珍寶而千金直也？」成曰：「大王不以為寶，臣以為連城之壁，不過也。」王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中，日得數壺，易升斗粟，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是何寶如之？」王曰：「予不相虧，便與二百金。」成搔首，又增百數。成目視主人，主人色不動。乃曰：「承大王命，請減百價。」王曰：「休矣，誰肯以九百易一鷄者？」成囊鷄欲行。

王呼曰。鵝人來實給六百。肯則售。否則已耳。成又曰。主人。主人仍自若。成心願盈溢。惟恐失時。曰。以此數售。心寔快。快但交而不成。則獲戾滋大。無已。即如王命。王喜。即稱付之。成囊金拜賜而出。主人慙曰。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再少靳之。八百金在掌中矣。成歸。擲金案上。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固讓之。乃盤計飯直而受之。王治裝歸。至家。虛述所為。出金相慶。嫗命置良田三百畝。起屋作器。居然世家。早起使成督耕。婦督織。稍惜。輒訶之。夫婦相安。不敢有怨詞。過三年。家益富。嫗辭欲去。夫婦共挽之。至泣下。嫗亦遂止。旭且候之。已杳然矣。

○○青鳳

太原耿氏故大家第宅弘潤後凌夷樓舍連亘半曠廢之
因生怪異堂門輒自閉掩家人恒中夜駭譁耿患之移居
別墅留一老翁門焉由此荒落益甚或聞笑語歌吹聲耿
有從子去癡狂放不羈厲翁有所聞見奔告之至夜見樓
上燈光明滅走報生生欲入覘其異止之不聽門戶素所
習識竟撥蒿蓬曲折而入登樓初無少異穿樓而過聞人
語切下潛窺之見巨燭數炷其明如晝一叟儒冠南面坐
一媪相對俱年四十餘東向一少年可二十許右一女即
媪及笄耳酒酣滿案圍坐笑語生笑入笑呼曰有不速之

客一人來。群鷲奔匿。獨叟詭問誰何。入人圍。叟曰。此我家也。君占之。旨酒自飲。不邀主人。母刀太恪。叟審諦之。曰。非主人也。生曰。我狂生。耽去病。主人之從子耳。叟致敬。曰。久仰。山斗乃揖。生入。便呼家人易饌。生止之。叟乃酌茗。生曰。吾葺通家。座客無庸見避。還祈沽飲。叟呼孝兒。俄少年自外入。叟曰。此豚兒也。揖而坐。茗審門闕。叟自言。義君姓胡。生素豪。談論風生。孝兒亦個儻。傾吐聞雅。相愛悅。生二十一。長孝兒二歲。因弟之。叟曰。聞君祖墓。塗山外。傳知之乎。叟曰。知之。叟曰。我塗山氏之苗裔也。唐以後。譜系猶能憶之。五代而上。無傳焉。幸公子一垂教也。生畧述塗山女

佐禹之功粉飾多詞。如緇泉滂。曼大喜。謂子曰。今幸得聞所未聞。公子亦非他人。可請阿母及青鳳來共聽之。亦令知我祖德也。孝兒入幃中。少時婦媪偕女即出。審顧之。弱態生嬌。秋波流慧。人間無其麗也。曼指媪曰。此為老荆。又指女即。此青鳳。鄙人之猶女也。嬾慧所聞。見輒記不忘。故喚令聽之。生談竟而飲。瞻顧女即。停眙不轉。女覺之。佯其首生隱。躡蓮鉤。女急歛足。亦無愠怒。生神志飛揚。不能自主。拍案曰。得婦如此。南面王。不易也。媪見生漸醉。益狂。與女俱去。生失望。乃辭曼出。而心繫之。不能忘情于青鳳也。至夜復往。則蘭麝猶芳。凝待終宵。寂無聲歎。歸與妻謀。

欲携家而居之，冀得一過妻不從，生乃自往，請於樓下，夜
凭几，一鬼披髮入，面黑如漆，張目視生，上突撫指，研墨，自
塗灼，上然相與對視，鬼慚而去。次夜更深，滅燭欲寢，聞樓
後發高闌之闌，然急起窺視，則扉半啟，俄聞履聲細碎，有
燭光自房中出，視之則青鳳也。驟見生，駭而却退，遽閉雙
扉，生長晚而致詞曰：「小生不避險惡，實以卿故，幸無他人
得一握手為笑，死不憾耳。」女遙語曰：「憐上深情，妾豈不知
但吾叔閨訓嚴謹，不敢奉命。」生固哀之曰：「亦不敢望肌膚
之親，但一見顏色足矣。」女似肯可，啓閣出，捉之臂而曳之。
生狂喜，相將入樓下，擁而加諸膝。女曰：「幸有風分，過此一

夕即相思無益矣。問何故。曰阿叔畏君狂故化厲鬼以相嚇。而君不動也。今已卜居他所。一家皆移什物赴新居。而妾留守。明日即發矣。言已欲去。云恐叔歸。生強止之。欲與為懽。方持論。聞更掩入。女羞惧無以自容。俛首依床。粘帶不語。更怒曰。賤輩辱我門戶。不速去。鞭撻且從其後。女低頭急去。更亦出生尾而聽之。訶詈萬端。聞青鳳嚶。已啜泣。生心意如割。大聲曰。罪在小生。契青鳳何與。倘宥青鳳。刀鋸鈇鉞。願身受之。良久寐然。乃歸寢。自此第內絕不復聲息矣。生叔聞而奇之。願售以居。不較直。生喜。携家口而遷焉。居逾年。甚適。而未嘗須臾忘青鳳也。會清明。上墓。婦見

小狐二爲犬逼逐其一投荒竄去一則皇急道上望見生
依_上哀啼_翦耳_輯首似乞其援生憐之啓裳_衿提抱以歸
閉門置牀上則青鳳也大喜慰問女曰適與婢子戲_講此
大厄脫非_即君必葬犬腹望無以非類見憎生曰日切懷
思繫於_竟夢見_卿如得異寤何憎之云女曰此天教也不
因顛覆何得相從然幸矣婢子必言妾已死可與君_堅永
約耳生喜另舍居之積二年餘生方夜讀孝兒忽入生輟
讀訝詰所來孝兒伏地_愴然曰家君有橫難非君莫救將
自詣_懸恐不見_納故以某來問何事曰公子識莫三郎否
曰此吾年家子也孝兒曰明日將過倘有_携獲_狐望君_留

之也。生曰：樓下之差取亡在念他事，不敢預聞。必欲僕効綿薄，非青鳳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矣。生拂衣曰：既爾則恨滋深耳。執卷高吟，殊不顧瞻。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生如青鳳所，告以故。女失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則救之，適不之諾者，亦聊以報前橫耳。女乃喜曰：妾少孤，依叔成立，昔雖獲罪，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但使人不能無介亡耳。婦果死，定不相援。女笑曰：忍哉！次日莫三，即米至，饑膚虎齧，僕從甚赫。生門逆之，見獲禽甚多，由一黑狐，血殷毛茸，撫之皮肉猶溫。便托裘漱，乞得綴補，莫慨然解贈。生即付青鳳，乃與客飲。客既去，女抱狐于懷。三日

而甦。展轉復化為叟。舉目見鳳。疑非人間。女歷言其情。叟乃下拜。慚謝前愆。喜顧女曰。我固謂汝不死。今果然矣。女謂生曰。君如念妾。還祈以樓宅相假。使妾得以申返哺之私。生諾之。叟赧然謝別而去。入夜果舉家來。由此如家人父子。無復猜忌矣。生齋居。孝兒時共談。生媪出。子漸長。遂使傳之。蓋循日善教。有師範焉。

○。画皮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即抱襖獨奔，甚艱于步，急走赴之。乃二八姝麗，心相愛，樂問何風夜，馮曰：獨行，女曰：竹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知何愁憂，或可効力，不辭也。女默然曰：父母貪賂，鬻妻朱門，嫡妬甚，朝詈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將遂遁耳。問何之，曰：在凶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敝廬不遠，即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携襖物，導與同歸。女顧室無人，問君何無家？口答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須秘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使匿密室，過數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曰：陳疑為大家，賤妻，勸遣之。

生不聽。偶適市。遇一道士。顧生而愕。問何所遇。答言無之。道士曰。君身邪氣。紫繞何言無。生又力白。道士乃去。曰。惑哉。世固有死將聽而不悟者。生以其言異。頗疑。女轉思明。明麗人。何至為妖。意道士借魔。禳以狼食者。無何至。齋門內。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踰堦垣。則室門已闌。躡足而窺之。見一猗鬼。面翠色。齒巉。如鋸。鋪人皮于榻上。執采筆而繪之。已而擲筆。舉皮如振衣狀。披于身。遂化為女子。睹此狀。大懼。獸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徧跡之。遇于野。長跪求救。道士請遣除之。此物亦良苦。甫能覓代者。予亦不忍傷其生。乃以蠅拂投之。令挂寢門。臨別約會于

青帝廟。生歸不敢入齋。乃寢內室。懸拂焉。一更許。聞門外
戢。有聲。自不敢窺。使妻窺之。但見女子來望。拂子不敢
進。立而切齒。良久乃去。少時復來。罵曰。道士嚇我。終不然
寧入口而吐之耶。取拂碎之。壞寢門而入。徑登生床。裂生
腹。搗生心而去。妻踰婢入。燭之。生已死。腔血狼藉。陳駭涕
不敢聲。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國憐之鬼
子乃敢爾。即從生弟來。女子已失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
幸遁未遠。問南院誰家。二郎曰。小生所舍也。道士曰。現在
君所。二郎愕然。以為未有道士。問曰。嘗否有不識者一人
來答曰。僕早赴青帝廟。良不知當歸。問之。去少頃而返。曰。

果有之。晨間一姬來。欲僞為僕家搯作室人止之。尚在也。
道士曰。即是物矣。遂與俱往。仗木劍立庭心。呼曰。孽鬼。僕
我拂子來。姬在室。惶遽無色。出門欲遁。道士逐擊之。姬仆
人皮剝然而脫。化為厲鬼。卧嗥如豬。道士以木劍梟其首。
身變作濃煙。匝地作堆。道士出一葫蘆。拔其塞。置烟中。颺
颺然如口吸氣。瞬息烟盡。道士塞口入囊。共視人皮。眉目
手足。無不備具。道士卷之如卷。面軸聲。亦囊之。乃別欲去。
陳氏拜迎于門。哭求生之法。道士謝不能。陳益悲。伏地
不起。道士沉思曰。我術淺。誠不能起死。我指一人或能之。
問何人。曰。市上有瘋者。時卧糞土中。試叩而哀之。倘狂辱

夫人。夫人勿怒之。二即亦習知之。乃別道士。與嫂俱往。見乞人顛歌道上。鼻涕三尺。穢不可近。陳膝行而前。乞人咲曰。佳人愛我乎。陳昔以故。又大咲曰。人盡夫也。活之何為。陳固哀之。乃曰。異哉。人死而乞活于我。我則羅耶。怒以杖擊陳。忍痛受之。市人漸集如堵。乞人咯痰滂盈。把拳向陳。叻曰。食之。陳在漲于面。有難色。既思道士之囑。雖強啖焉。覺入喉中。硬如團絮。格而上。下停結。骨間乞人大咲曰。焦人愛我哉。遂起行。已不顧。尾之入于廟中。迫而求之。不知所在。前後冥搜。殊無端倪。慙恨而歸。既悼夫亡之慘。又悔食唾之羞。使仰哀啼。但願即死。方欲展血歛尸。家人

疇望無敢近者。陳抱尸收腸。且理且哭。上極聲嘶。類欲嘔。覺鼻中結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落腔中。驚而視之。乃人心也。在腔中突。猶躍。熱氣騰蒸。如燈然。大異之急。以兩手合腔。極力抱攢。少懈則氣氤氳自縫中出。乃裂繒帛。急束之。以手撫尸。漸溫。覆以衾裯。中夜啟視。有鼻息矣。天明竟活。為言恍惚若夢。但覺隱痛耳。視破處。痂結如錢。尋愈。

異史氏曰。愚哉世人。明也。妖也。而以為美。迷哉愚人。明也。忠也。而以為妄。然愛人之色。而漁之。妻亦將食人之。活而甘之矣。天道好還。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哀哉。

○○○賈兒

楚客有賈於外者，婦獨居，夢與人交，醒而捫之，小丈夫也。察其情與人異，知為狐，未幾下牀去，門未開而已逝矣。入暮，邀卮媪伴焉，有子十歲，素別榻卧，亦招與俱。夜既深，媪寃昏寐，狐復來，婦哺之，如夢語，媪覺呼之，狐遂去。自是身忽亡。若有恚，至夜遂不敢息，煩戒子睡勿熟，夜聞兒及媪倚屏少寐，既醒，夫婦意其出遺，久待不至，始疑媪懼不敢往覓，兒執火徧照之。至他室，則母裸卧其中，近扶之，亦不羞縮，自是則狂歌哭叫，晉日萬狀。夜厭與人居，另榻眠，兒媪亦遺去。兒每聞母笑語，輒起，天之母返怒訶兒，亦不

為意，因共壯兒胆，然嬉戲節日，效朽者，以磚石疊窗上，止之不聽，或去其一石，則滾地作嬌啼，人無敢氣觸之。過數日，兩窗盡塞，無少明，已乃令泥塗罅孔，終日營營，不憚其勞，塗已無所作，遂把厨刀，割上磨之，見者皆憎其頑，不以人齒，兒宵分，隱刀於懷，以紙覆燈，伺母嚶語，急啟燈，杜門聲，喊久之，無異乃，離門揚言，詐作欲搜狀，獻有一物，如狸突奔門隙，急擊之，僅斷其尾，約二寸許，濕血猶滴，初挑燈起，母便詬罵，兒若弗聞，擊之不中，懊恨而寢，自念雖不即戮，可以幸其不來，及明視血迹，踰垣而去，跡之，入何氏園中，至夜果絕，兒竊喜，但母痴卧如死，未幾，賈人歸，就

榻間訊婦謾罵視若仇兒以狀對翁為延醫藥之婦渴藥詬罵潛以藥入湯水雜飲之數日漸安父子俱喜一夜睡醒夫婦所在父子又覓得於別室由是復願不欲與夫同室處而文竟奔他室挽之罵益甚翁無策盡倚他罪婦奔去則門自闔翁慮之驅穰備至殊無少驗兒薄暮潛入何氏園伏莽中將以探狐所在月初升乍聞人語暗撥蓬科見二人來飲一長鬣奴捧壺衣老襖色衣俱細隱不甚可辨移時聞一人曰明日可取白酒一瓶來頃之俱去惟長鬣獨留脫衣卧石上審顧之四肢皆如人但尾垂後卻兒欲歸恐狐覺遂然夜伏未明又聞二人以次復來嘍七

入竹叢中兒乃歸翁問所往荅宿阿伯家適從父入市見
帽肆掛狐尾乞翁市之翁不顧兒牽父衣嬌語之翁不忍
過拂市馬父貿易屋中兒戲弄其側乘父他顧盜錢去沽
白酒寄肆廡有舅氏城居素業獵兒奔其家舅他出姪詰
母疾荅云連日稍可又以耗子噬衣怒涕不解故遣我乞
獵藥耳姪揄櫛出錢許暴付兒上少之姪欲作湯餅啖兒
兒戲室無人自發藥裹踴盈掬而懷之乃趨告姪俾勿舉
火父待市中不遑食也遂去隱以藥置酒中邀遊市上抵
暮方歸父問所在托在舅家兒自是日遊屋肆間一日見
長鬚雜在人中兒審之確陰緘繫之漸與論詰其里居

荅言北村亦詢光。偽云山洞。長鬣怪其洞居。光笑曰。我世居洞府。君固否耶。其人益驚。使詰姓氏。光曰。我胡氏子。曾在何處。見君從而。卽顧忘之耶。其人熟審之。若信若疑。兜微啓下裳。少露其假尾。曰。我輩混跡人中。但此物猶在。為可恨耳。其人問在市欲何為。光曰。父遣我沽。其人亦以沽告。光問沽未。曰。吾儕多貧。故常竊時多。光曰。此後亦良苦。耽驚憂。其人曰。受主人遣。不得不爾。因問主人伊誰。曰。卽囊所見。兩卽兄弟也。一私北郭王氏婦。一宿東村某翁家。翁家光大惡。被斷尾。十日始瘥。今復往矣。言已欲別。曰。勿候我事。光曰。竊之難。不若沽之易。我先沽寄廊下。敬

以相贈。我囊中尚有餘錢，不愁沽也。其人愧無以報，見曰：我本同類，何靳此須？暇時尚當與君痛飲耳。遂與俱去。取酒授之，乃歸。至夜，母竟安寢，不復奔心。知有異，苦父同往驗之，則兩狐斃於亭上。一狐死于草中，喙津口，尚有血出。酒瓶猶在，持而搖之，未盡也。父驚問何不早告，見曰：此物最靈，一洩則彼知之。公大喜曰：我見詭狐之陳乎也。於是父子荷狐歸，見一狐禿半尾，刀痕儼然，自是遂安。而婦瘡殊甚，心漸明了，但益之嗽，嘔痰數升，尋卒。北郭王氏婦向崇於狐，至是問之，則狐絕而病亦愈。翁由此奇見，教

後貴至總戎。

原缺